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一目錄

翰林院二

修撰

羅倫　錢福
陳瀾　康海
楊慎　舒芬
蕭與成　林大欽
王庭譔

編修

高啓　張唯
張九韶　程濟
楊琪　周輿
戚瀾　宋應奎

李仁儀　華巒

王思　王相

駱文盛　羅珵

楊實卿　王立道

公家臣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一

翰林院二

翰林院修撰蔣公宮傳

蔣宮字伯雝眞州人三歲喪母哀毀如成人五歲誦孝經論語左氏春秋十歲善屬文表章庸孟之書居父喪勺水不入口毀瘠踰制從學陳子山子山方銳意釋經而宮乃列諸家傳疏得失以進子山異之授以詩書春秋及諸文章大家宮輒悟其旨子山謂人曰明敏若宮雖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自是博極羣書於制度沿革陰陽曆數之義無所不通元至正初

登第未幾丁祖艱負祖母避地浙東以薦授行樞密院管勾服闋授崇明州判官攝州事有聲丙午 皇朝剏平封畛官乞歸田不許會部使薦官才可備史館授翰林修撰洪武紀元擢開封府蘭陽縣縣丞當南北要衝兵燹之餘寇賊充斥居民存者十二三官廣爲召募一年復業五千戶餘弭盜捍患掩骼理胔通商販理寃滯安反側開學校崇德義邑人大和拜滿 朝京以疾卒

翰林院修撰韓公克忠傳

于慎行

韓克忠字守信武城人登洪武丁丑進士第一授行在翰林院修撰　太祖愛其學行淳實僅三月命署國子監司業自祭酒宋訥後學政多隳忠與祭酒張顯宗創制立法興廢補壞編立監規參酌時宜永為遵守學政自此振舉革除二年陞河南僉事未幾卒官初忠之會試也不與中式之列考官劉三吾白信蹈所取者宋琮等五十二人江北無與者及殿試賜閩人陳𨚗為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為言　太祖怒命講讀官張信戴彝等十一人再閱下第卷中擇文理

後長者復其科第或傳言三吾復暢信等以卷之陋者進呈　太祖益怒謂其胡藍餘黨　詔誅三吾戍邊餘皆凌遲於市於是復問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六月朔殿試再賜策問以忠爲第一令祀學宮

靜學王公元采傳　　黃綰

先生姓王氏諱元采字叔英號靜學黃巖人也少孤因母嫁陳氏故或稱陳元采寔王氏也居亭嶺今屬太平縣洪武中爲僊居教諭陞溧陽知縣革除初以薦爲翰林修撰與正學方公先後被召或曰正學薦之也嘗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愼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當時急務又曰　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彊梗若醫之去疾農之去草然急於去疾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或損於禾稼體膚疾去宜養其血氣禾稼草

去宜培其根苗又論行限田法如此者數千百言初
在漢陽時聞正學先生被召詣書曰子房於高帝察
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淵如契呂信
如陵勃任如蕭何不得聞焉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賈
生於文帝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
以短之此賈生不能用其才也皆規風正學甚至識
者以先生所見大踰於人癸比入朝與正學相期身
致三代之治未幾　太宗皇帝入繼大統先生與正
學皆死之時先生方發兵廣德將進適尚書齊泰來
奔知事不可為遂止退館于祠山道士以死自誓比

死作絕命辭有曰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又書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以辭畀金谿道上所治棺中夜起沐浴冠帶經于庭之栢明犬吠隸人啓尸視之先生死矣道士遂以其棺斂之爲葬于横山楊文貞公士奇過廣德題其墓曰嗚呼修撰王公之墓道士姓盛名希年亦黄巖人義士也隸人上其狀與方先生死先後間耳邏捕其家與金氏死于獄二女死于井殉先生云余聞諸父老云楊文貞公布衣時主塾漢陽村落中先生行部過之聞讀書聲曰兵

章之後久不聞此矣冀之入覲爲文貞避去見案上詩文一編文貞作也爲題曰此公輔器也何避爲遂致薦之嘗論文貞他文有曰予素與先生相知審理之除賓其所薦又文貞與人手簡曰昨得王大尹文字讀之說理甚精且有法度愈讀益有味羇旅中何幸遇也王尹者先生也又東里小傳曰文貞少遊湖湘漢陽府學聘爲訓導不就則父老所傳及文與簡所云蓋漢陽時事府學之聘亦先生薦之耳至入朝又薦之又聞云鄉人張璣者嘗遊先生之門正統間歲貢入太學文貞詢其後鄉吏以璣見公待之甚厚

後為定涿二州同知初先生有幼子名某諱成大同因殘語知之文貞以百金與鄉人孟範訪得之又以金若干遺揚州教諭某人使教誨之久而學不成返諸文貞又益金若干再使教之卒無成文貞日奈何抱之痛哭乃復與金若干遣之遂不知所終孟範後為治中云亦云文貞薦之嗚呼先生不負國文貞亦不負先生矣弟元默變姓名匿于京城商旅中舍鄉有金寬者識之告 太宗捕而斬之剉其屍令其後亦不聞有顯者先生所著有靜學集傳于世其文章有原本知時達勢用世傳也

論曰先生與正學先生皆當與運懷經綸之志然卒皆不究厥志殉義以死悲夫嘗聞太孫聰明好古篤信儒術志欲以周官致治竟失天下遁死果天命然乎抑人事也余於是益感君臣相遇之難又信祖法之未可以輕議也讀先生貽正學書爲之至復流涕者久之嗚呼識慮遠哉

翰林院修撰王公叔英傳　鄭曉

王公叔英字元采黃巖人初從外姓陳篤志力學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太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薦起家仙居訓導三十年改淮安府學陞

漢陽知縣建文元年孝孺欲復井田公貽書力阻之其畧曰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於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靖難兵至淮上游兵逼江而

建文君遣使四出募兵公奉詔行至廣德聞　建文君遜位慟哭會齊太奔公曰大貳心矣急擒太至

嗇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太且圖後舉巳而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袖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　文皇登極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公將死移書祠山道士盛希年葬我祠山麓希年天台人收葬公墓在洲城西五里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元釆之墓士奇本公薦起也成化中州守莆田周瑛封植表識其墓嘉靖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謫州判官立祠祀之太平知縣曽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公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

黃淡巷上公著有靜學集

王艮

王艮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建文初元發解明年對大
廷狀元及第以貌不及胡廣推廣第一艮亞之用洪
武乙丑事例艮與第三人李貫並授翰林修撰艮自
聞北師起常憂懣不食日就羸憊北師薄都城羣臣
多往迎附艮獨閉門痛哭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
死人之事吾不復生矣安能顧若等遂自鴆死艮子
修後亦首鄉薦云

翰林院修撰王公艮墓志銘　解縉

嗚呼功業既成而人推服之恩惠及人而人懷思之

天下皆是也無功業而人推服無恩惠而人懷思古今天下之人甚少也若漢之賈誼唐之劉蕡其功業何所成恩惠何所及其文章亦甚少也然使人思而嘆息之至今而推服之無異辭豈非世之人惜俊材之夙成悲壯志之蚤謝歟抑憫其不遇於時而以窮死歟誠有足以感動人心而非淺志者之所能度歟醴泉之浸不必為江河芝草之榮不必為松栢而人信其為祥若人者不必有功業恩惠而人信之以其誠有感動人者而功君惠特其餘事也予友翰林修撰王君欽止諱艮歿之日識者皆歎息推服而懷思

之而悲哀之其朋友之失聲將推劉贊貢誼而與之同無異辭其行孚於人者久矣君少失父知讀書爲文其祖與耕先生治尚書學聞天下著經書管見藏于家能發前儒所未發君世其業爲學愈勵而家事未嘗廢雖甚攻苦皆親之其母以君篤於孝君被病即告母曰我病且死幸有弟三人我無足哀夭壽命也其母以爲達於理言不及其妻子妻子不謂君忍父歿時弟皆幼今皆成立皆以君篤於慈其族人親戚無閒言皆以君爲難其在府學課試輒魁合府縣不以爲忌試江西鄉薦第一人　上親灑宸翰君

不言發怨著書寄也

名天下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未幾設文史館待之歴秩一等分類秘閣書目預修 高廟實錄總集類要祁寒盛暑終日不息與胡廣等奏修時政記如故事務酌攸當屢上書言當時切務 上皆欣然納之飭身正色不可狎玩聽其言侃侃如也然未嘗妄言其所不可決不能詭隨自奉甚約賙急如將不及與人交久而益敬此其行乎於人也類如此獨其於死生之際從容安泰無毫髮可憐之色預與母訣斂手待終予往視之一辭不亂足以信其平生所蘊非淺智之所能度也不知賈誼劉蕡之死能如此否

君文章雄偉光耀常曰悖於理而工於辭者非不知理悖也欲希世而盗名也吾竊恥之詩真古一以理爲主黎景淵丞字畫精楷皆稱其爲人其稿若干卷藏于家

修撰徐公旭傳　梁潛

公諱旭字孟昭姓徐氏饒之樂平人其先南昌人也居樂平者十七世世以儒爲業公幼穎悟稍長從其鄉先生蔡仲淵授春秋爲文辭已超詣拔出見者皆奇之年三十一登洪武乙丑科進士第行浙江道監察御史入爲禮科給事中日記事侍　上左右　上方屬意天下進士每朝罷退獨進士留被顧問　上未退不得退也一日　上呼公至前將有所任使而公奏對弗克稱　旨上以其迂也命分教于涿州之房山復諭教鳳陽皆以憂去服闋擢　安王府紀

善用薦者陞爲知州入史館上書論天下事多不能
合公益落落自殊無所顧惜遂自史館出爲考功員
外郎及　今上即位遷郎中預修　高皇帝實錄明
年拜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又明年罷爲翰林修撰以
卒公在　高帝時素以篤學見稱數言事切中當時
高帝嘉納之然欲老其才故抑之久而未有以用之
也及在考功拒請托抑僥倖是是非非毫髮無所遺
其情而尤以謂天下之治與教在守令與教官守令
教官弗稱其任者尤精覈之無少貸衆望風讋服公
持之益堅及在大學亦如在考功時然公純慤君子

也雖盛威嚴而中情简直好惡出乎至誠至于卓卓自守激之而不動刬之而不撓人未有過之者也居大學僅一年諸生凜凜僅自修飾而其僚屬之不便者已譁然議之矣憚之者方側目于下忌之者又背沮之于其私至相與揶揄其所爲公以此竟罷改雲南參議君子莫不惜之及陛見　上察其無他特命除翰林修撰俾預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方向用之而公卒矣時年五十二　上聞之悼惜勑賜棺以斂遣禮部主事端禮諭祭焉公蓋終身坦夷不事表襮而其族惡剛勁人有所不堪者世以此病之而亦以

此皆顯于世者衆也其為學明于義利之辨為文約而明甚薦士所薦最多且賢顯試科舉其得士最盛而尤孝于其親自鳳陽考南將入　朝告歸省其母母疾方亟公聞倍道疾趨至母疾忽為之愈數日竟卒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贊曰考功與大司成皆　國家要職非得才賢譽望之士以居之誠不可也然而信道義篤行如公者往往猶難之豈天下豪傑羣居之地是非好惡所聚非素有驅駕籠罩之才者終不足以黜耶自公在大學與考功人情固多不附也及其歿已久相與稱賢考功與賢司成者

必曰公事須久而後定亦理之常然無足怪者獨念

聖上于賢士大夫保全覆護如公者蓋有無窮之

恩焉予素知公恐其久而失之也因取其行事而論

次之

修撰王褒傳

王褒福建閩縣人也字中美博極羣書少有詩名洪武中貢入成均頃之擢舉應天歷瑞州長沙兩郡博士遷永豐尹褒治永豐課農桑興儒學縣無逋事永樂初年朝京師考上最已而薦者以文學表修高廟實錄遂擢褒爲翰林修撰及修永樂大典勑充總裁官褒性剛正居家以孝友聞與人交敬久而不衰人有善汲汲然奬進之閩志列在儒行傳中

翰林院修撰張公嗣祖墓表　楊榮

西江有清慎剛介君子曰張君伯穎者累官至翰林修撰以疾卒於永樂癸卯十二月一日距今蓋十有六年矣其子承翰以明經分教應天府庠乃奉學士錢君所爲述事行謁予表諸墓道予昔在翰林素重君爲人乃不辭而次第之曰張氏爲吉水文昌鄉右族累世業儒而多望士曾祖震可號南澗博學工文祖道孟號道山元延祐中舉進士考安禮洪武初以經行修明仕河南鄧州學正學者稱爲後山先生君諱嗣祖字伯穎母劉氏君以元至正辛卯十月八日

生自幼眉宇秀朗必出不羣書過目輒成誦嘗爲富
豪去養爲已子久之出牧田間過者怪其異於常兒
因就問之而得其里居與所生遂走報其父贖以貴
貲既歸致之學闓悟絕人肆力羣經而尤邃于書洪
武甲子領江西鄉薦明年會試禮部得乙榜授廣東
陽山縣學教諭無何以外艱去官服除調蕪湖所至
以師道自任開導諸生曲折詳盡以是士多成材出
而擢科取仕者相繼永樂初以近臣薦擢翰林五經
博士與修　高廟實錄書成遷檢討賜白金文綺襲
衣未幾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復偕楷幣之賚秩滿

陞修撰時　車駕幸北京留署南京翰林院事嘗考
應天府鄉試去取公明士論服之晚得羸疾二子自
鄉來省疾既少間亟遣歸報其母不數月而劇致僚
友之誼厚者諉之曰吾以一介下士致身禁近死復
何恨第上無以報　國恩下不及見吾兒爲憾爾言
訖神爽如平時是夕奄然而逝年七十有三君平生
孝於親敬於兄信於朋友厚於宗族母嘗臥疾躬侍
湯藥不去左右衣不解帶者連旬既歿而毀瘠不勝
宗族子弟以先世田產質諸人而不能自贖者損貲
爲贖而畀之喜賓客過輒相與款洽然不嗜酒當稠

人大會中互酌淋漓衆皆讙譁失次公凝然中處季
不爲所亂爲人長身山立鬚髯奮張見者爲之改容
家居雖燕私必嚴以飭當溽暑而食不去巾服僮使
畏憚戶內肅然無譁後生輩疎蕩少檢者譙讓不少
貸或與坐移時不交一談其莊敬自持者接以溫顏
慰藉以好語既去尤稱道之不置居官廉勤臨財錙
銖不苟取有官外郡而餽銀器者詢其所得非義麾
辭卻之出入館閣二十年足未嘗履貴勢之門以希
合幸進公退終日清坐玩誦諸史雖家用弗給一不
經意爲文嚴正似其爲人所著述有書冠講說中
庸析理苦淡齋集錄名翁傳通若干卷藏于家

翰林院修撰彭公璉墓志銘　　胡廣

永樂七年春　天子廵狩北京文學之臣與扈從者暨廣凡十二人修撰彭汝器其一焉明年九月丙寅以疾卒于五雲坊官舍得年三十有三凡交游者皆哭而惜之廣言于　天子深加悼惜乃勑行在吏部以其族兄孚恂護喪歸葬其友翰林庶吉士李時勉述其行徵廣銘其墓乃序而爲之銘汝器名璉汝器其字姓彭氏世家安成自爲童子時嶷然有成人志一日請於父曰儕兒童讀書徒字誦何讀無益也願擇所從游父以其幼未許固請以行登鄉先生劉澄

清之門詰難疑義下筆綴文辭藻渙發迥出流輩師甚奇之宗族皆期其顯大家門縣令聞其聰敏選入鄉校永樂元年以易中鄉試明年會試禮部對策大廷俱在高等入翰林爲庶吉士　天子嚮用文學選二十八人讀書秘閣學古文章詔司馬子長班孟堅韓柳歐蘇之迹汝器在二十八人中年最少才最優同輩多推讓之五年陞修撰嘗承顧問敷荅稱旨下筆爲文發舒所蘊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而駸駸入古人之域聲譽日起汝器不以此自足自視歉然故人尤以此重之恒積苦于學因得羸疾凡四年或

作或愈疾劇書籍紙筆堆積于床榻間猶讀書爲文
章不廢程度或勸其少休則曰夭壽命也豈可一日
廢學竟坐是而没没時絶無一言及他事但以不得
見其親爲恨於乎悲夫汝器性剛果急於爲義論事
有氣槩力有可爲者卽奮然直前不顧利害與人交
意豁如也惜其負才器而天不及見其成使天假之
年當必大有名於天下後世其止於此亦命也夫

翰林修撰馬君鐸墓志銘

楊士奇

永樂十年進士第一人長樂馬鐸授翰林修撰明年車駕幸北京十五年再幸皆留侍　監國其於公事所當爲者雖勞且艱不避難數獨任不辭　皇太子屢傾翰林學士楊士奇曰馬鐸可謂質實無僞者也自是翰林學士國子祭酒司業有公務出皆命攝其事蓋署翰林者再署國子者一衆咸謂　皇太子明於用人而鐸無忝厥命者也鐸字彥聲其先家饒州樂平宋宰相廷鸞之弟廷龍始居長樂廷龍之後有兄弟三人曰陰曰傑曰鈞皆舉進士至源夫伯載谷

進其曾祖祖父也母卓氏彥聲自幼已嶷然異常兒
稍長即有志問學初授經於鄉先生鄭孟宣遂旁通
易詩書於子史百家多所博涉爲文援筆輒就自太
學生中應天府永樂九年鄉試明年中會試　廷對
賜乙第爲修撰授承務郎一考陞儒林郎三考皆最
仍命復職先是　上自北京遣使以御製書賜南京
國子學學師生將請謝會長官以他事去職踰月彥
聲來署學事即具裝行衆謂彥聲後至可不行彥聲
不可則相率助道里費彥聲曰鐸乃用是煩勞諸君
耶一謝却之處事公恕監官有挾前輩數與爲異同

者彥聲面折之以大義卒帖服春秋釋奠先師制用翰林國子官四員分獻翰林獻位故在左後有易之者及彥聲行事卒辨而復之居家有孝友之行一弟篤愛之弟死哀慟甚既葬其鄉縣山之原顧其子所曰他日葬我必於此吾兄弟生死不違也為人耿介諒直無崖岸表裏一致臨義執言侃侃無所顧避不為外飾自奉儉薄雖貴不變與人交必誠必盡遇危急必濟之在京師直所居道側汙池中嘗冬夜有凍溺者聞而遽出之幾斃矣易其衣予飲食及藥物久乃蘇所為類此皆未嘗自言閒暇讀書鼓琴以自適

所居據山林之勝嘗名其書室曰梅巖後遂以爲號
永樂二十一年六月初六日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
八

翰林修撰承德郎李君騏墓志銘

永樂乙巳某月某日翰林修撰李德良卒于官其孤輝奉柩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其鄉某山之原而以監察御史吳寳狀來乞銘予忝同鄉且又同官素與之善誼弗可辭按狀德良其字姓李名騏閩之長樂人其先有仕宋爲提幹者至今鄉人稱提幹李家德良少穎悟甫十歲輒能通孝經論語悉其義既長學益進入補縣庠弟子員昕夕勤勵弗懈肆筆爲文出人意表前輩多譏之歲丁酉郷薦戊戌試南宮皆居前列三月朔旦殿試士凡二百五十人 上親閱

其文擢爲第一德貞初名馬至是　上改其名曰愚踰三日傳制唱名凡三唱無敢應者　上曰卽李愚也聯乃受詔賜狀元及第明日賜紗帽銀帶朝服拜翰林修撰中外相傳以爲榮德良爲人嚴毅方正事父母極孝敬奉繼母尤謹與人交和而有節直而能信非禮之言不出諸口人有不善輒面言之無有所隱平居慊然若無所爲及議所當爲者則勇於爲之不倦親族有孤貧者必收撫之鄉黨有窮匱者必賑卹之其與內庭纂修及在翰林考校恭勤廉恪不怠於所事癸卯秋承命與文衡京闈去取進退一循至

公士論歸之甲辰夏忽遘疾逾時乃愈方愈値　太
宗皇帝升遐聞之驚悸哀怛即出哭臨或勸其宜且
愼疾則曰吾受　主上厚恩不能他有所裨益今
龍顏天語不可復瞻聽矣如又不獲一哭于几筵以
盡臣子之情將抱恨無極豈暇恤吾身哉未幾疾復
作久而弗差雖未至殆劇然不能復事筆硯矣明年
巳巳春正月蒙朝廷恩典頒賜勅命得以推恩錫其
父原齋如德良之官暨嫡母葉氏爲安人繼母黃氏
及其陳氏皆封安人冀病愈欲得所請以歸奠黃不
數月而繼母訃至扶疾奔喪抵家幾一月喪其配又

越月德良竟以疾卒年四十有八配郎陳氏有賢行
子男一人郎婦嗚呼若德良者可謂賢也巳而位未
及大顯年未及中壽夫婦相繼而歿誠可哀也巳

翰林院修撰黃公璘傳

黃璘字德文揚州高郵人少穎敏勤學永樂十六年會試第一登李騏榜進士授翰林編修有時名尋以母老乞歸養一日母病思鱘魚時無鬻者郎詣儀江禱于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二鱘以歸鄉里驚異陞修撰與修實錄後攢太常職典與禮樂不可升異流乞以已備其官遂獲請歸卒于家所著有玉堂清餘集

翰林院修撰張公洪傳

張洪字宗海常熟人洪武間以事被逮謫戍雲南後以明經被薦授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元年擢行人奉使日本卻其餽金二年復使遼東修茶馬舊政于蕃界亦不受餽時緬甸宣慰那羅塔殺孟養宣慰刁木旦併其地命洪賚詔責還所侵地立孟養後塔不服凡六往始懾命塔欲壽之服其誠信乃已還入翰林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書成陞行人司副洪熙元年陞翰林院修撰致仕卒年八十四所著有四書解義周易會通尚書補傳詩經正義春秋說約禮記總類

歷代詩選史記要語琴川新志日本補遺等書若干
卷

翰林院修撰止菴張先生洪墓碑　瞿汝稷

先生諱洪字宗海常熟人敏于族甫五日而母邵亡父常假客燕不歸靡所顧假張翁婀媼下憐而乳之故從張姓幼穎敏詩書臚傳精義神會靈珍瑴璞孚尹旁達識者已知其非凡矣就試然策逐什一資大趣臉冠比鄉事連戊演黔寧王一見才之遐以國士都莊瞿發之賢閒無何夷木邦刁干孟亂拒酋長恩倫法　高皇帝詔臣三司議勦撫便計衆多謂難趣互

攻我可勿預先生語都護瞿曰思倫法擁三十六甸之衆嘗闌入寇景我師禦之帥馮成敗績後雖輸款寧之威舉部歸順國家即彼故地授宣慰其強未殺今彼之亂是天授我宜討木邦而示威分建以殺其強彼既被逐得復雖分建猶戴賜是恩威並流固內弱外完策也三司因其議議上　上俞行遂捕斬刁干孟以其子與思倫法並授宣慰西南賴耆定既以明經徵授靖江王教授稱病免永樂元年以行人徵旋使日本復使吐蕃董茶馬旣緬甸宣慰那羅塔殺孟養宣慰刁木旦而據其地奉詔責那羅塔歸所侵

地立盂養後那羅塔未拜命六往論始如詔夫蜚惠之人惟力是恃而無藉寸兵徒騰頰輔收既倿之區宇續既絕之君長比績隨賈併勲唐馬豈趓趓能[illegible]哉竣事編摹大典晉行人司副洪熙元年擢翰林院修撰宣德元年同修　仁廟實錄五年引年致仕[illegible]歸杜門謝將迎日事著述有周易會通尚書補傳詩書正義春秋說約禮記總類四書解義琴川新志日本補遺歷代詩選史記要語等年八十有四卒乃今篇帙湮滅索之好事汲冢靡藏河間絕獻而苗裔[illegible]燛宗姓無考祀同中郎餕甚羊舌[illegible]之[illegible]

登嘉靖末郭徵君登賢至祖壟得仆碑剝落不可讀
俾有先生姓字知爲馬鬣所寄倡謀復封樹繚以修
垣逮萬曆戊戌太學生徐汝良謂非表以貞石則無
以示永久特營碑石于是徵君子梧乞余文勒焉嗟
乎大暮同歸聖賢莫度秉彜好德今古不渝張先生
宦轍茂于燉烈邑乘列于名臣生宣威于萬里死不
保于一杯谷遷陵變詎可前期芝焚蕙歎何堪旋視
夫扁秦稱虐尚表展封唐德方明首隆僑塚昔人于
鄉桑梓必敬此日追遠儀刑未磨遺文已不可求于
茂陵遺冢可使泯于原兆諸君子力爲章之均可尚

莫勒碑示遠其辭曰東則日際西則月窮北及滄海南窮猶商溟渤無涯吞吐天地夷徼嶄岝出入瘴癘獨秉一節奚遠弗詣卉服文身旃裘椎紒衬虎為婆猰貐同鶩三王所外五帝莫制先生有諭脅息聽誓生捨簒猶窮髮悚企死靡自衛不保遺骴若斧既湮裒薄莽骸狐狸潛搰收豎嬉戲含識有靚嘻不掩涕爰復坵封刻銘永眂凡我君子幸繹茲誼於萬斯年克襄毋替

內翰劉公矩墓表

張元禎

吾自幼則聞北方有醇雅君子曰劉內翰先生先生門人侯公世傑吾同年也歷憲職江右有年吾因益得其行履之詳深切嘆仰以爲風流波靡中如先生可少哉先生世家澶淵矩其名字曰中方體貌魁梧器宇凝重垂髫時恪執禮度不苟過市未嘗一舉目它顧孜孜問學未嘗少以外物嬰其心鄉黨固已待以鉅人長者既長從好直張先生受進士業不數載就試行部侍講曾子啓中允鄒仲熙見其文大嘉之拔置第二比廷對　太宗文皇帝復於擧策中親擢

爲第二盖永樂八科中北士之及第者自先生始也
先生官翰林出編修陞修撰前後僅九載引疾家居
踰二十年其德性溫粹如玉生平殊無疾言遽色尤
孝愛天至外艱歸毀瘠終三年禮無少違內艱亦然
方母疾篤即疏乞歸侍時　宣廟實錄成立遷官不
復也在職忠敬其事雖微必謹一時朝野自宰執下
見者罔不稱曰君子家居嚴於祀先一蔬果必爲擇
遠公門人過失口未嘗一談犯者弗校酒愈酣語滋
不輕清苦之操始終不渝覗非義物漠如也嘗有寄
之金帛百十數者死初無遺言亟致書其子悉歸之

故人魏良夫以爾守遠戍窘甚即惻然出橐中賜金濟焉環所居無遠邇強梗者率葺而良士夫無論及門與否僉表式之有過者恒懍然懼先生之聞入才籍以造就尤衆爲文詞黜華藻務以理勝若世傑及程鑑紀欽谷琰劉赫其門人之登甲科者劉珙張著谷璞黃欽李新之衛英彭英楊儼韓儼俊其門人舉子領鄉薦者皆列職中外卓卓爲府閭士於是乎有以見先生之功矣先生壽七十一卒葬郡城東岡祖塋之右送者千餘人哭無不盡哀者

施修撰榮哀辭

正統四年三月　上臨軒策士其第一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蘇之吳縣施槃也余時歸江西得廷試錄閱之良喜蓋非獨爲施氏吾友侍郎周君恂如之巡撫三吳也作意興學初吳縣學舍隘陋且敝周君撣勝從而新之小人不懌者造謗誣之周君如問且益選民間俊秀充弟子員其中而槃與焉至是亦爲吳學與周君喜也無幾余北還道淮安槃父與道稗小舟逆余舟初識之而重其有子也執其手賀之邊道曰非走之能父也十數年前攜槃客山[illegible][illegible]

羅氏以居羅之老長曰文振特愛樂如子育之教之
又求儒師授之經凡朝夕寒暑事師禮皆出羅氏既
冠以歸吳侍郎君於羅故嘗知樂之為所愛也亦愛
之遂得入學所以致樂有今日實文振之德言既文
振來延於舟亦吾故也余為舉遵道之言文振曰樂
今質夙成固施氏有先德鐸何預力余嘆遵道之
弟縣人德文振之不居其功非皆君子人乎余既至
北京日與樂處樂字宗銘濯濯乎其資也秩秩乎其
儀也坦坦乎其存也孜孜乎其學也顒顒乎其於職
務也旦暮在公其志彌且銳而於余久益親余固遠

大望之一日得寒疾同官悉往視之則醫投補劑不勝困矣衆更為求他醫兩醫欲下之一醫持不可宗銘拒不聽竟從下者既下之又明日竟卒五月二十六也年二十有四無子同官相率出貲歸其喪而始終經紀喪事編修徐瓊行人吳德暨乎宗銘之不幸非命也夫

翰林院修撰羅公倫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吉之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舉嚴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爲富弼故事

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敢諫爲大欺將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也

[illegible]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欵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攻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閉門投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

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盡知也嘗欲
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
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殮之客晨至留
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級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
日已近午亦噫然不以爲意捉舉泉州官例應得折
薪錢其人狀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
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
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
之知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
倫之才少貶以狗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

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序正一峰先生事狀　　　　鄒智

一峰先生諱倫字彝正姓羅氏吉之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入翰林爲修撰時　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公賢先王親詣公第力勸其不可既而公竟起復乃抗疏言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

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爲人子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敎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富弼辭之曰何必遵故事以徇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臣者未嘗徇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此二君者未嘗徇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然而功澤加于當時聲名垂於後世史

筆修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
使臣孝於其親臣能移孝以忠其君也自是而後史
嵩之起復爲丞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陳宜中起復
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此數君者未嘗不以故事
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而生靈
以之困社稷以之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
他君不能教其臣以孝其親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
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 陛下以宋爲鑒使賢
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臣爲萬世
之大君若欲任以天下之事不専門內之私則賢身

雖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　溫旨俾如劉珙不可以
一身之感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
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
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
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
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
下毋謂廟堂無賢臣庶臣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
方則水隨以方盂圓則水隨以圓君好諫則臣隨以
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
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

寵不安其身乎臣倿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餘清閒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訪納降禮尊延講學之要究爲治之序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論政事之得失明道術之邪正攷古今之治亂審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責諫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則賢所能言者人亦能言之

群策群陳衆賢畢用又何必拘　先朝之故事違先
王之禮法損大臣之全節虧　聖明之清化而後天
下可治哉且婦與舅姑喪亦三年孫與祖父母禮有
期服奪情止于夫初無與於婦起復止於父初無干
其子今舍館如故妻孥不動將以號於天下曰本欲
終喪　朝廷不許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
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
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比年以來　朝廷以
起復爲常典縉紳以奪情爲美名利在得恩則匿服
以受恩利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利在遷官則匿服

以僥倖利在擢科則匿服以應舉利在貪贓則匿服
以居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　聖明之
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天子者以孝治
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之
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願　陛下不惑群議斷自
宸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終喪依劉
珙故事言事則內不失愛親之道外不失事君之忠
其餘未起復者並許終制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止奪
情之典嚴匿服之禁　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
既行則群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於

不孝覥顏於不忠乎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
監察御史楊公璟陳公選相繼請留皆不報三年丁
亥召還四年戊子至　京師復修撰改南京翰林院
供職兩月以疾辭不報六年再辭乃得歸十四年戊
戌九月二十四日以疾終於金牛書院之正寢堂享
年四十有八先生爲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
衣惡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與居官
者言言民所疾苦見一善人則愛之如祥麟彩鳳見
一惡人則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饑餓寒凍之人則
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以必爲人之

毀譽歎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也先生所交盡一世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爲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

遺事

先生既上疏冢宰王忠肅公遣其部主事倪輔言於李公勸以文瀦公自待李公遜謝而已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隷錢自是遂以爲例獨先生不受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必相率而觀之雖武臣俗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辭連先生法當下鎮撫司

獄鎮撫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卽日勅成讞之先生
遂得免
濟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羣袍先生服之入金
牛遇一丐死于道傍卽解袍以斂而買棺以葬之
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却之
曰堯叟元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升知其力不足
也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
而私也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大忠祠記先生

許之即日盡散諸族人

一日客來甚早先生固留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人乞諸隣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之則日已將中矣先生亦嚥然不以為意也

翰林修撰錢福墓表

李東陽

錢生與謙既卒且葬其子元上京師乞予表墓予傷之未役也其弟祚比有建德之命為申前請曰非先生文安用慰吾兄地下予益傷之與謙蚤從今少保吏部尚書遂菴傷先生遊成化丙午舉南畿鄉貢已以文著一失意禮部衆輒譁之時遂菴已仕在外與謀乃因其友就質于予試司馬温公贊因錄以詫於謝文肅公公以為予作也亟擊許之謂數語間用舍治亂該括殆盡及詢知其人大駭歎焉在國學屢試皆前多士名益起弘治庚戌禮部試畢誦所為文子

日無以易予揭曉前一夕有報云第四者予日恐不止是已而果第一與謙每爲文字不屬草廷試三千餘言辭理精確若宿搆然者彌封官以無藁疑之爰謂科場必欲具藁者防代作也今殿陛間萬目所覩何嫌之避閣劉文穆公得之嘖嘖不容口曰程式中乃有此等文字耶以請于 上復賜第一與謙幼時病甚劇其父夢人語曰爾子吳寬也時吳文定公尚家食后連舉省殿二元至是乃應於人在 國朝未有爲狀元者有之自與謙始授翰林院修撰癸丑同考會試得弋陽汪俊爲省元泰和羅欽順爲亞魁後

嘗入翰林有名其父爲蘭州同知開與謙及第即乞
致仕歸自京師與謙亦以疾乞歸就醫藥居數年以
例得致仕放意山水益肆力爲文深出入徽纆維志
所適遠近輒請是扣緇答殆無虛日每廣坐間羣客
競請各用幅紙爲起居酬酢交錯不廢諧謔以其暇
遝徧之比酒罷無弗就者此遂卷所親見因相與賞
歎之以爲稍自斬惜擇言而省度其所造詣雖吾輩
亦嘗進路而恃才任達不遏後郎久之以酒成癖手
背抵于若爲承訣者于怪之甲子八月二日遂不起
年四十有四而已與謙始爲文高自負許方人之雖

之也頗自怪咸及予錫以自信果能卓有所就而恨不能終有以成之也有才如此而弗克究其所欲爲惜哉與謙家居能色養念父老欲其就乞移近地例不得行以考績進階儒林郎被錫命封父如其官曾墨氏自安人居喪毀瘠葬祭皆如禮教弟祥何學于予亦領鄉薦與人坐率不立町畛有犯者笑而受之不爲報故雖以才見忌而怨怒不及云與謙諱聲字時敘予爲改字與謙其先本嘉興桐鄉人五世祖德明徙華亭贅于西閘湖氏高祖實出居邑東曾祖與能然中唐學以名于鄉至祖昌未有仕者父諱中學

鄉貢陸安人悲而能叙葬與謙之三日一慟而沒而與謙不及見矣與謙爲詩文多散佚祚及元方斬鎰之經義則爲京師人鋟梓以傳多至若干卷

錢鶴灘先生遺事

錢先生諱福字與謙家近放鶴灘因自號鶴灘云幼而穎異八歲能屬文長益閎肆凌駕今古波瀾横溢鋒焰逼人弱冠補博士弟子與顧公清沈生悅齊名稱九三傑嘗遊小赤壁對客放歌云六丁拔出天地骨一柱鎮[illegible]吳江東時人以爲奇句年二十六舉於鄉三十魁省試及奉廷對賜進士第一人三年告歸

又四年以大計罷又七年而終公旣登第名滿天下從者如雲雖宿學通人莫不避席相延而公亦意氣豪悍若無足當者居旅中日飲亡何嘗其醉後銜口恣吻時或迕人同列皆不堪以故得謗卒於不振然其中心悃厚有人所不及者方請急歸抵滸墅關時榷稅郎他往公駐舟三日從者數數欲自啓關鍵公不可曰必需郎至郎乃命吏逆郎是逆 天子也已郎至大爲愧謝頗厚其酒貲以謝公公却之日不飲豈爲褰蹄止哉梁溪華某者宦人子也慕公甚以卑辭交公公不納而里中薛生乘閒請華氏刺爲公

師者華氏張樂款之生擁臯比上坐富人子磬折行觴未幾而蒼頭絡繹報公入邑矣薛踉迫請出更衣因馳詣公跽請曰以小子之不良無能糊其口於鄉也而借公之重以覓錢刀於兹罪矣請以死報公笑而慰遣之因過華氏漫語曰所不辭跋涉者爲吾先生庚癸謀也華乃出橐中數十金資薛薛既得志復往海山如所稱於梁溪者已而使酒凌其逆旅人逆旅人覺其詐以詰公公曰雖非不佞師實不佞友也幸毋急若生乃得脱歸公之處人大率類此而遇郡邑守相落落不加禮太守劉琬頗愔之嘗語人曰此

白眼兒柰何負一第而不置我輩睫間也獨無急我時耶公不顧而守偶以事撻丞丞恚甚已而丞失官疑守也誣守受贓千金部使者入其言幾露章矣然守實節廉而方介人也公聞之操一舟至吳門力為守明其無他部使者乃釋守公亦不言會守謁謝使者使者好語慰曰知君有胡威之清非錢太史幾負吾賢守矣守太息曰不意士大夫之疎我者而援我乎已守歸欲罷公而公疎之如故未幾公卒守往哭之出貲爲治墓復作享堂乃令沈生恍爲狀而請顧公清爲記然皆寥寥似孟德腹痛語無能闡公幽者

先廷尉微時所居比公巷獲聞其事嘗語不肖曰人知錢太史有雄文而寧知其有陰德也小子志之又二十年而乃爲書其事以俟修郡乘者採焉

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溫公像求涯翁贊者翁就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摘芽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在起是爲元祐公之云亡是爲靖康等語翁大加稱賞以爲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爲之延譽於謝方石諸公謂有掄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西湖談塵錄

翰林院修撰陳公瀾行狀

王九思

本初姓陳諱瀾字本初京師宛平人也其先山陽人泗州同知文中生至善至善生鉻鉻生貞國朝永樂初貞以閤右實京師遂爲宛平人貞生二子其仲子曰顯顯生四子本初其長子也母曰常氏本初年十七爲學官弟子學官弟子未有如本初者然無能識本初少師洛陽劉公則奇之府丞畢公嘉會亦有以奇之也弘治乙卯舉順天府鄉試第二人丙辰會試禮部第一人　天子策問賜進士及第第三人官翰林院編修其年年二十四也又二年以父喪歸又三

年復其官供奉經筵已而考其功稱贈其父翰林院編修母封太孺人壬戌同考禮部會試其年冬預修大明會典成晉修撰後二年甲子太孺人終又以設充喪畢會　天子新即位爲正德丙寅詔復其官修

孝宗皇帝實錄其明年丁卯八月五日病卒年三十五配蔡氏一子二女子曰田田生六歲矣居官者半中又病其半則喪居然以後日有適也幾意其死死之日甚貧蓋祿之所入者盡以養其家餘二十口又葬其親又爲其二弟取婦又歸其二妹故凋嘗有稱貸焉然其處人倫者與其所守可知也且其貌豊

幷有威儀又慎其户皆可不死先是星者云死相者云死果死死矣恨太早耳蓋其科舉之文式之者衆後乃脫去爲古文又能古文爲詩又能詩嘗其爲之也況思久而後下筆雖一字不苟至于一奕一謔皆有思慮使不死豈僅若是已也方其病也予往問焉後又往問焉曰愈矣又數日也以爲愈且起乃一旦死矣所與厚者會哭盡哀聞者皆歎息其弟某等卜以是年九月二十一日葬于都城北溝泥河之原以九思爲行狀請執事爲墓志銘

翰林院修撰康公海行狀　張治道

嘉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前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卒卒二十四日其弟南川君稍錄其行實以書抵余請為先生狀以余知先生者曰嗟乎余忍狀我先生耶為狀他人在稱其德為狀先生在白其誣誣苟弗白德將何稱作志君子採而擇焉先生諱海字德涵別號對山又號滸西山人其先河南固始人其世系顯晦見康長公行事序述康長公生二子長阜負才夭折其次即先生先生道亞生知才具經濟讀書不専記誦但通其大義餘能類推下筆數千言不塌

時提學楊邃菴先生奇其才即以天下士許之甚爲
文脫去近習上追漢魏以詩經中弘治戊午鄉試壬
戌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是時　孝宗皇帝拔奇
掄才右文興治厭一時爲文之陋思得眞才雅士見
先生策謂輔臣曰我明百五十年無此文體是可以
變今追古矣遂列置第一而天下傳誦則效文體爲
之一變朝野景慕若麒鳳龜龍間世而一覩爲修撰
一年歸關中三年北上復爲修撰其在翰林能面道
人過失論古今文藝不少假借一時在翰林者罔不
斂手服之又嘗曰南北人才之用舍天下治亂之所

閣也時　武宗皇帝初卽位宦官用事八黨行權而與平宦劉瑾用事尤專百僚被其竄逐甚多聞先生名皆欲其至而先生獨不往瑾以是銜之有時見直言枘沮在他人不能堪先生獨言之無忌蓋瑾素重其名自能壓其心耳是時瑾怒吾鄉戶部郎中李夢陽蓋以夢陽爲主事時尚書洪洞韓文率諸大臣劾瑾等專恣摺樵而彈文出夢陽手朝廷怒罷諸大臣夢陽官後瑾居司禮忌前彈文搆夢陽以他事奏下錦衣獄欲致之死人情㘅㘅莫敢救夢陽自獄中傳帖甚急曰對山救我救我此帖尚存編修何栢齋謂

衆人曰康對山肯往瑾救之獻吉可活也人以是語先生先生曰我何惜一往而不救李耶先生雖承往而人尤罪之明日先生同御史某往左順門植栢齋自内閣出曰此爲獻吉來耶先生曰是栢齋附先生耳曰此可獨往不可與他人同也先生遂不往且謂栢齋曰瑾横惡肆權人也性好名可説言而奪不可正言而諭也栢齋曰此惟先生能之他人不能也又明日先生往瑾所瑾聞先生至倒屣迎之留飲坐語久之瑾謂先生曰人謂自來狀元俱不如先生眞爲關中增光先生詒言曰海何足言人稱關中有三才

公問之否瑾驚曰何三才先生曰其一爲公次則李
郎中如海亦從二公後幸矣瑾曰非李夢陽耶先生
曰是瑾曰若應死無赦先生曰應則應矣殺之關中
少一才矣飲罷晚出明日瑾奏上赦李夢陽其顛倒
小人愚弄奸宦卽孟子告齊王謂好貨好色之意而
昧者不知論爲諛瑾可笑哉一日瑾令親密謂先生
曰　主上欲以汝爲吏部侍郎先生曰我服官纔五
越歲矣翰林未有五越歲而陞部堂者請爲我辭之
事遂寢而瑾嫌其不附內益銜之一日起文選郎中
張尚質之京先生謂尚質曰我輩欲去而不可得公

又何來耶尚質曰我見傘高世德恐株禍及我高世德者吾鄉御史高胤先也為御史有名瑾銜之傘焉無何尚質陞為吏部侍郎先生曰不來恐禍既來受官矣得引病辭耶及瑾坐反尚質下獄中謂同獄者曰悔不聽康德涵之言尚質為郎中時有進用之勢一日與先生同諸公會飲尚質盛稱許冢宰之才德先生曰只要常如此稱其意謂尚質不久為尚書耕耕之意勢所必有無何瑾果逐許矣　孝宗時謂閣老遷見知　主上其子丕為翰林編修文亦有名焦閣老芳其子黃中亦為翰林檢討爭勝於謝各樹黨

與互爲標榜集欲引先生爲附一日置酒厚請先生先生往見座客皆邪媚者曰此爲排謝招我耶遂正言責之座客皆愧服銜先生者益衆矣是時李西涯爲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時爲文者皆出其門每一詩文出罔不模效竊倣以爲前無古人先生獨不之效乃與鄠杜王敬夫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吳下徐昌穀爲文社討論文藝誦說先王西涯聞之益大銜之戊辰先生同考會試場中擬高陵呂仲木爲第一而主者置之第六榜後先生忿言於朝曰仲木天下士也場中文卷無可與並者今乃以南北之私忘

天下之公蔽賢之罪誰則當之會試若能屈呂矣能屈其廷試乎時内閣王濟之爲主考甚怒先生焉及廷試呂果第一人又甚服之無何丁母憂歸關中往時京官値親殁持厚幣求内閣志銘以爲榮而先生獨不求内閣文自爲狀而以鄠杜王敬夫爲志銘北郡李獻吉爲墓表皐蘭段德光爲傳一時文出見者無不驚歎以爲漢文復作可以洗近文之陋矣西涯見之益大銜之因呼爲子字股蓋以數公爲文稱子故也若爾非大銜也耶歸關中居喪以禮哀毁怨纂無何瑾敗而忌者指瞽者㖿言官以鄉里指爲瑾黨論

先生罷其官嗚呼先生以修禊罷歸官不加陞阿瑾何謂大抵先生以才名致謗口語招譏又何論焉又謂先生還家時被劫有司為追捕其所亡蓋追捕所亡有司素重其名且為翰林而追捕之也先生何與為鬧者無不驚歎曰假手折才嫉賢附黨有天乎爾先生聞之畧無愠色且曰自審無疚禍將從人瑾天下大惡也余常憂其禍國今果敗論死矣深可為國慶也余官何惜余官何惜罷官後一切國家事罔論葛巾古服放情山水為文讀書造日益精學日益充又常曰為官化民為民化俗欲化民俗先敦族黨族

中長者敬幼者育窮者周䘏者扶無親疎遠近皆得
其歡心而教弟顯達成名皆先生教導訓誨之力其
於鄉黨處之以仁義接之以禮敬人有爭者不之官
而之先生求其決判而先生別其是非論其曲直雖
數年之爭鬩爭以至給人困之扶人顛踣婚喪不得
舉者貲助之俾無不舉余在告後值父喪困不能葬
先生聞之適有先生相識以百金饋者先生完封遺
余余固辭弗受先生曰余大事畢矣得此不過冗用
費耳何若助吾弟喪余固再辭之先生曰聘喪致遺
授受有名非假借討償耳曷辭焉余不得已受之遂

克葬事其敎友人之義周人之急事悉類此又日與
故舊童冠徜徉詠歌雖身居小縣而名動四夷求文
者日踵其門碑板傳刻天下爲徧家居三十餘年採
聖賢之學別王霸之道以至物理性命篆隸醫卜無
不克備洞曉常與余論曰道以無定爲眞學以適用
爲是文以達質爲良三代堯舜固有不同至有宋以
來執一以爲道訓詁以爲學庸冗以爲文論其學則
有適於用則無講一身之行爲似是救國家之急難
則非也觀乎此言非振古豪傑天挺獨出者哉家居
不離聲妓管絃絲竹一飯必用人或議之不知大節

所聞案不可犯先生少時夜行家園中值園婦傾有隣女子奔先生先生正色斥之隣女走不敢近此與柳下惠何異其為學道披玄門識該宗旨議論如孟軻為文類馬遷詩以與致為先格高辭俊凌駕古人樂府數百篇可羽翼騷雅使遭時用事管晏不足為伊傅不足追也夫何厄塞弗遇終老以沒是天未欲振耀斯文俾先生厄塞弗遇終老以沒也距生成化乙未六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六

翰林院修撰康公海傳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數歲與羣兒嬉為嬉師焉父鏞

授之業輒退而嬉怒欲箠之明日課所業無可箠乃已就傳於牛生授以小學之節使無嬉時竊焉稍長語及牛傳未嘗不潸然泣也弘治戊午舉於鄉壬戌狀元及第於書覽而不誦憑乎若登春之臺遊乎而飫焉而無所拳也蓋悉其意而遺其詞嘗曰經籍古人之皃也有魂焉吾得其魂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濾其滓不善飲者啜其醨其下則貪糟醉焉耳又曰上士恒逸下士恒勞夏螢而冬雪估俾焉不足而繼之夜不亦勞乎誠虛吾襟尋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不在彼而在此矣吾何螢雪爲哉故其在辟雍也什

九在外而日尋友朋此海之學也而挾書者笑之旣而同試笑者方咨嗟構思顧海已投卷而逝矣凡挾書中傾而外疲弗爲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滔滔乎來矣夫然後操觚而揮雖衆吶弗聞未及乎屬也此焉蓋養其鋒而善用之恒若新發于鉶也在史館三年凡論著必宗經而子史以宋人言爲俚以唐爲巧以秦漢爲伯仲而有駁焉故同進者忌之僞以國老文就而正之實亂之也海不疑筆削而授之十存一二焉故諸老咸病海海遭內艱而歸也及順德遇盜而失則捕盜者欲追財以還猶覆水而不可收也後

瑾敗忌者謂海交瑾故失財而復獲遂罷其官而禁錮爲海愛人之心長而自好短嘗援人於死而獲生者數人非望其報也生者或顧謗其爲交瑾忌者微焉由是陷於網羅而不可解矣海之錮也以文爲身累曰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爲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已矣何以小技爲哉乃爲樂章求律于太常氏又自審定黃鍾而用之然後宜以七音舞以羽籥用以祀先樂賓使聲容並作蓋自是有安石東山之興用妓樂焉然恐友朋規則道有卷舒其名教之樂固未嘗析也事親自少以承顏爲事九族待而舉火者數十

除家尤精于曆數倘年求日月交食分秒不爽用堂
鈐天時決傷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
熨藥餌悉不謬爲所親喪家葬者點穴陰陽家弗能
驗也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薄而不爲
年六十四而卒所著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
集其論文有曰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
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
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柳咸自咸家今或不能自
立傍人門戶效嚬而學步志意性情畧無見焉無乃
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陋矣哉

楊升菴太史愼年譜

陳文燭

公姓楊氏諱愼字用修別號升菴其先廬陵人六世祖諱世賢者元末避歐祥之亂徙楚麻城再避紅軍亂入蜀居新都世賢生壽山習春秋善歐書生子二曰遠曰政再傳子三曰春曰惠曰哲春卽公大父留耕公也性穎敏日記數千言家舊藏周易一部昕夕研究日漸有得乃入縣學爲諸生成化元年舉於鄉十七年舉進士移疾歸養弘治元年以熊夫人命北上授行人司正八年陞湖廣提學僉事踰年乞歸留耕公配葉氏子七人長廷和卽石齋公由翰林院

庶吉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首相兩朝有除難定策之功焉子四長即升菴公先是石齋與黃夫人以艱嗣爲憂嘗禱於神後夢神語曰當以聰明奇慧子畀君又夢送五代忠臣夏魯奇至曰武臣也復以中庸十八章轄之弘治元年戊申十一月初六日生公於京師之孝順衚衕岐嶷穎達七歲毋夫人教之句讀併授以唐絕句輒成誦又以筆管印紙作圈令公書字於中曰吾雖不知書然即此則楷正自可觀矣公奮志誦讀不出外戶戊午年十一作近體詩有一盞孤燈照玉堂之句石齋公曰句佳矣但恨太孤寂

耳不悅已未果羅惟毋夫人憂極其悲號廢食骨立來

幾祖毋葉太夫人訃聞隨石齋公回蜀守制留耕公

授以易兩旬而洽不遺一字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

留耕公與其弟大奇之一日石齋公與二弟觀畫問

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眞孰爲正

公舉元微之詩以對龍崖曰詩亦未佳汝可更作公

輒呈稿云會心山水眞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眞夢覺

難分列禦寇影形相贈晉詩人二公曰只此四句大

勝前人矣時公年十二辛酉石齋公服闋公亦入京

師有過滑城送別詩及霜葉賦師福建鄭進士雪溪

穎先生波習舉子業偶作黃葉詩李文正公見之曰此非尋常子所能吾小友也乃進之門下命擬出師表及傅奕請沙汰僧尼表文正覽之謂不減唐宋詞人弘治乙丑侍石齋公於禮闈時崔公銑試卷在分考劉武臣簾下疑其刻深未錄公見之愛其奇售以呈石齋公遂擢詩經魁崔知而以小座主稱焉竟爲平生知己時公年十八正德丙寅與同鄉士馮馴石天柱夏邦謨劉景宇程啓充爲麗澤會郎墨藍田禾昌張含結社倡和丁卯歸應四川鄉試督學南峯劉公丙試而奇之曰吾不能如歐陽公乃得子如蘇軾

是秋果擢易魁九月安人王氏來嬪十一月上禮部戊辰春試主考王公鏊梁公儲得公文已置首選矣偶失燭遂下第入國學祭酒周公試之曰天下士也已歷事禮部周旋朝夕不倦尚書劉公宇一日見公問曰子爲誰公對曰楊愼劉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乃稱歎不置辛未禮部費公宏知貢舉入總文衡則靳公貴擢公第二殿試則及第第一制策挾史融經敷陳弘剴讀卷官李公東陽劉公忠楊公一清相與稱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共慶朝廷得人授翰林修撰公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喻夫人

歲居家讀禮丙子服闋復入翰林爲經筵展書官是
校文獻通考同館則鄒公守益王公思尹公襄劉公
泉孫公紹祖張公潮也丁丑爲殿試掌卷官得舒公
芬策以陳閣老梁公欲置之第三公力爭乃得首時
武皇遊幸宣大榆林諸邊返而復往公疏切諫不
報乃以養疾乞歸明年王安人卒己卯繼室得遂寧
黃簡肅公珂女時江西寧藩之變值石齋公當國公
經廣渼詩曰遊子戀所生不獲常懷安大哉宇宙內
吾道何盤桓庚辰九月公北上仍舊官辛巳四月
世宗皇帝即位五月公爲殿試受卷官八月開經筵

公首作講官進尚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刑用於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閹張銳于經等皆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壬午二月命公代祀江瀆及蜀藩諸陵寢著江祀記與給事熊公浹御史簡公霄遊浣花溪載酒賦詩有烟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斗酒千金會扁舟兩玉人之句十二月北上復命癸未纂修 武廟實錄公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公冕費公宏曰宫階雖未及實堪副總裁者乃盡以草錄付校時六年考滿吏部侍郎羅公欽順考公語曰文章克稱

乎科名愼修允協乎名字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
嗣復聰門哭諫中元月下獄十七日廷杖之二十七
日復杖之公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時同事死
有配者民者有黜者左遷者二百八人公舟由潞河而
南值先年被華挾怨諸人募惡少隨以伺害公知而
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時公年三十七乙酉正月至雲
南病馳蔦里羸憊特甚栖栖旅中方就醫藥而遂撫
台州黃公東從且甚公力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巡
按郭公楠清戎江公良村極爲存護卜館雲峰居之
且上疏乞宥議禮諸臣而郭亦被詔下獄爲民丙戌

九月聞石齋公寢疾疋馬問道十九日至家石齋公
悅而疾愈七月攜家就戍所十一月尋甸府土舍安
銓變起十二月武定土舍鳳朝文亦起攻掠城堡為
患孔棘公歎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僮及
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守禦入城與副使張嶲謀固
守明日賊來攻城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公
從城中兵鼓譟開門出戰以助賊敗去公復歸會城
戊子春疫癘大作乃徙居珥海城疫息仍居雲峰尚
書伍公文定黔國沐公紹勳鎮守太監杜唐同來問
疾時公一足病有牛人嘲鑿齒一足笑虞夔之句已

丑八月寓趙州聞石齋公訃奔告巡撫歐陽公子重
疏上得歸襃事十一月還滇壬辰正月布政高公公
部聘修雲南通志館於滇之武侯祠時鄉大夫有欲
目嗣頴川侯傅友德以覬世爵者公不可乃乘張羅
峰復相流言欲中害公遂去有中宵風雨大多情留
住行人不放行借問小西門外柳爲誰相送爲誰迎
之句癸巳西遊大理諸處會禺山張公含於霖虹橋
別諸崖崿以志別甲午阿迷州僉事王公廷表迎往
館之乙未六月子同仁生丙申至喜州訪給事楊弘
山士雲復寓點蒼山感通寺之寫韻樓丁酉與御史

李中溪元陽遊石寶山七月還戍所戊戌奉戎檄歸蜀便道獲拜於壠阡事畢還滇己亥十月再領戎役於重慶道庚子役事竣至遂寧七月歸新都八月巡撫東阜劉公大謨聘公及玉壘王公元正方洲楊公名纂修蜀志辛丑還滇至東瀘疾作巡　龍山戴公金留之返成都與梓谷黃公珥江劉公遊青城丹景雲臺諸山壬寅七月還戍所癸卯十一月子寧仁生是年公復領戎役於蜀甲辰至瀘州與少岷曾公璵遊九十九峰山四月還戍所乙巳二月徙居大理與門生董難尋龍谷山洱水源會弘山諸公倡和九月

還戍所丙午冬公與簡紹芳遊易門有龍口洞山人臥梅諸作時大理推官吳宗徽署安寧州奸規州利欲榷民鹽牛公言於當路得免丁未居高嶢水莊名十二景日與文遊倡和四月公屬紹芳隸漢王褒移金馬碧雞文於羅漢寺之崖凡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操觚留題冬十月公復適臨安訪兵憲樊公景麟暨桐岡葉公遊諸巖洞勝境戊申春至晉寧與侍御池南唐公錡遊海寶蟠龍生佛諸山己酉居高嶢夏秋每與滇之鄉大夫兩湖葉公在軒胡公偕紹芳數遊昆明池有池賞詩社集庚戌四月疏海口雲南臺司

顧若溪諸公請公記其事於石辛亥十一月命長子
同仁娶遂寧侍御歐公珠女於新都壬子二月時在
逸武弁得委祭龍海口歸肆狂惑役丁夫六千督之
往濬劉衆利州人苦之有言於公者公歎曰海已濶
矣田已出矣民已疲矣致書巡按趙公炳然罷之三
月劉蓉峰明刑持先廷尉執齋公詩文集請公批選
於太華寺癸丑公復領戍役於蜀攜諸子僑寓瀘州
丁巳八月歸新都九月復至瀘已未春還戍所六月
遘疾感懷詩曰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
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爲滇海囚遷謫本非 明

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隴痴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又訣李張唐三公詩云魑魅禦客八千里義皇上人四十年怨誹不學離騷侶正葩仍為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故吾逍遙篇中溪李元陽半谷張合池南唐錡叟此意非公誰與傳卒於七月六日得年七十有二時巡撫雲南游公居敬命殯殮歸新都庚申冬附葬石齋公墓側丁卯穆宗皇帝即位求遺詔追贈光祿寺少卿公孝友性植穎敏過人家學相承益以該博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說醫卜技能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闡其理博

其趣而訂其訛謬焉正德間，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又作汪張遣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館中皆莫知爲何星也公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爲三地名於長官司上添一三字公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証之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商宇嵬瑣之語上問之內閣公適在館中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乃若論王導之賊晉室猶太王之非翦商督之重祭不始

於成王周公春秋五伯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覽以辨范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蘇東坡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以辨文公與太顛書之僞歐陽氏非非堂之說斥戴石屏之無行傳節婦唐貴梅之死節此又証據古今闡揚幽隱謂其有功世教也非乎至若陶情乎藍辟寄意於聲伎落魄不羈又公所以用晦行權匪恒情所易測者也昔重慶守劉公繪贻公書曰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忌有所譏則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之不遠譏之不深則棄之不篤忘之遠則我無所貪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

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所爲蓋求其適與
安也古人買田宅擁聲伎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無
抱尺寸者之見也僕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
搴文績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辨剝泐破塚出
遺忘有俗儒苦士白首蓬藋日自纂索所不能盡而
謂瑚精蕩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斯言也可謂詠
公之深者矣公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
自心力中來故好學窮坐老而不倦又嘗自贊曰臨
利不敢先人見義不敢後身雖無補於事業要不負
乎君親遭逢太平以處安邊歌詠擊壤以終餘年天

之顧畀厚矣篤矣吾之涯分止矣足矣因而亨沖而
盈寵爲辱乎爲禍者耶此公自狀實錄也平生著述
百餘種散逸者多學者恨未睹其全云

翰林院修撰舒公行實

孫琛

公姓舒氏諱芬字國裳學者稱梓溪先生公之先出吳泰伯後居浙之東陽宋元間自東陽三遷至梓溪世有聞人至第七世野江翁諱法乃公之考也嗜古力學問識不凡贈儒林郎翰林院修撰母聶氏封安人公生而穎異不群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公瀚修封漁至獻馴鴈賦遂大奇之薦補郡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選輒語人曰此他日大魁天下士也以詩經中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資夜分不寐于書無所不讀而實勵

志于聖賢之學最喜濂溪嘗稱爲中興之聖所著有
太極釋義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
十篇詩釋說三十餘篇一時號稱天下士者咸推讓
焉逮丁丑春考官陸公淙薦第一主試者抑居十一
名及對大廷頃刻萬言立就是科制題上自羲農以
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爲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
法至詳至備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于道德仁
義粹如也　御批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
時　敎皇帝不時巡幸公爱之戊寅春二月　孝貞
皇后崩踰月即欲往視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公

慶其且至宣府遂上隆　聖孝疏謂三年之内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煢煢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而不嚴侍衛者旣而又上車服疏謂　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也時庾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又言　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而　祖宗之制主必于午門胙　孝貞太皇太后之主以從　陛下之祭入于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　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

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
則　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釋矣宜　陛下明詔中
外以示改過二疏反復數千言諷諭切至會江西洪
水決圩漂舍遂乞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
母老病恐塡溝壑疏上不允己卯春車駕議以三月
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
州復泝江漢登太嶽月遍中土繁麗先是宸濠久蓄
異謀又結陸完錢寧輩爲內應時帝星又明于江漢
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故一聞駕出人情
洶洶懼禍不測以爲天下之事不可爲矣公乃慷慨

首義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 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 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也復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漸不若言以救而悅主上之日塚時完以智術倖高位利于 主上遠出則已得以久其位或濠之謀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爲惡語以沮抑諫者謂主上悶直諫使舉刀爲刎狀且曰今撒賴矣初以此沮公公不聽復以此沮諸司欲諫者公乃邀考功夏

公良勝儀制郎中公翱太常陳公九川至館舍郎以避
賢之日匹夫不可奪志今日之事當先諫無二是夕
遂逆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
部張衍瑞等兵部黄鞏陸震等刑部陸俸等疏俱入
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
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
出向使公爲陸完沮則夏萬之疏且緩諸公之氣亦
衰矣安得以尼主上之行哉乃二十日　天威震怒
命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跪五日日未辰而入終
酉而退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

于午門前褫衣杖三十公以疏首杖特甚惟口呼
高廟之靈冀以感動　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
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斃
臥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摽出之公屹不爲動曰
吾官于此當死于此又命爲首者調外任遂謫福建
市舶副提舉先是羅一峰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
公官同謫同其地又同閩人乃立祠並祀二公云郎
扶掖就道或勸俟痊日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
而後甦遠近相傳爲野祭既至閩布德宣威遠夷心
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六月丙子江西宸濠果

反敗季秋九日偕年友劉世揚楊叔器唐世賜郭進
章遊烏石扳崖長嘯各爲詩若干首唐公錄而序之
以記遊公曰屈子作離騷人謂忿怨嫉世弗知屈子
者古仁人立言深遠余何敢也集成有三山紀會錄
庚辰閏八月野江翁棄養于家公聞訃慟絕兼程而
歸歸則哀毀骨立壹循朱子家禮時鄉多寇有請避
居者曰寒士何憂堅立不動辛巳夏　世宗即位諸
家請者皆詔起癸未服闋應詔復官翰林道濟入謁
先師行釋菜禮周歷宮宇壇場堂闕覽山川勝槩
徘徊數日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公固謙因錄所撰

閥闕里記所畫闕里圖所貌夫子宮牆圖所行釋菜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聯句三十五韻總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詔書例陞俸一級公上辭陞俸級疏六月奏請勑命遂得貤恩又進公階儒林郎降勑獎之甲申春二月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公上乞命命婦朝賀疏謂　皇太后奉　陛下宗社大計而　陛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　太祖制服之意則是　陛下于　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歡心以事其親而不可使　皇太后之凄涼也三月乞致仕以屬便養疏

再上不允洎夏又再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特 世宗欲尊 興獻王爲皇帝爲皇考命下羣臣議公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于廟 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罰俸三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人卒于京師官舍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葬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別僞一卷既乃校定正經仍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門人魏良貴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未幾公辭世使天假之

年得立朝行志舉周官法度翊　聖皇致休治不難
矣嗚呼痛哉公幼即穎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史百
家之旨于凡仰觀俯察律曆象數古今名物無不洞
究其奥而于天文尤精每曰曆象古太史職也中星
以日爲主七政以歲爲主凡盈虛朓朒伏逆遲留如
指諸掌覘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文如黄
葵泉亦自以爲不及也又言鐘律度量所以治曆明
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
周官視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韙之七歲能詩十
二工賦論議必折其衷感時乃見乎志至于大或千

言少儀數語志意溢發翔然于萬物之表而多所自得若制策封事雖董賢良胡邦衡不能過焉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偽吾儕格君其誠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于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于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于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不一是正之何也五經皆疏論數萬言闡其幽趣大抵皆有

功于聖門而周禮尤爲有賴非確然見道之眞者能
然邪少擢倫魁初不色喜繼請閣鄉了無慍容嘗獨
立敢言瀕于九死不撓不懼至謝貤恩騎入吏部堂
實有煩言公將奏其作威友人曰人于怒時當遠
忘其怒公卽焚其草端居終日讀書治事未嘗晝寢
夜必計過自訟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而不敢少失
尺寸居常溫清定省出于誠篤每聞庭訓則敬而守
之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卽委身于國曰此太史
公教也一聞洪水之災高堂之疾前後陳乞終養無
虞十疏至于以犯顏諍君爲悅親之實以不愧屋漏

爲無忝所生之實凡宗社大計如諫南巡之類獨奮
大禮如議大禮之類勤勤懇懇必要諸大道而不敢
以末世苟且之說雜焉迺籍十年義氣激烈諫而杖
杖而實又復諫又復杖而絕無一毫得失之心死生
利害之念宅憂數年非公事未嘗一入有司之室時
有欲居以官屋而免其直者辭曰我世惟清白何用
此爲先時吾野江翁卜葬地諸君授以桃花嶺向因
不敢以此累先人今又何敢以此累子孫哉竟不受
幼卽以聖賢自期不屑爲博物洽聞之士嘗悼異學
之謬曰是大亂眞而善溺人者也空言闢之無如修

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顧
謂而力行之日此可以遡洙泗之源矣又曰退之輩
不信佛然何必與太顛遊故于削髮之流羽衣之客
悉毅然疾之不示半面至于權倖奄宦之輩即有求
通者絕之亦如釋老居閩未幾適奔父喪琉球國人
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
垂波立舟楫危甚乃爲文親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
劘切無幾微嬌飾尤喜成就後學與之講論事理惓
惓于心術之正嘗語之曰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
于念以故門下之士恪守其教多爲世名卿者其始

生也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郁歿之前日門生譙樹夢天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越一日果不起是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其死生出處之關係有如此者居疾中矩度毫髮不踰凡相見者必勉之勤學臨終沐浴欲自告于廟時家廟稍遠兄弟子姪恐出有不利固留乃止命長子泰往行禮畢復與衆揖曰連日多勞時入室少坐曰此非廳也即徑行出廳自整衣冠端凝不動長子進問疾不答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言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于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予生平精力用在此

書近年重加校定幸成全經知我罪我我不敢知[illegible]
未及進為叙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 [illegible]
皇帝有精醇端介之褒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揚 出
閩一濟諸公稱為忠孝狀元至倫之伊洛之賢則又
泰泉先生之斷也直道扶 國家之元氣論議發揮
賢之未發又張公鏊薦公虞愷之論也凡海內士問
公之風者皆曰今之羅一峰而理學過之其見于公
輝如此公生成化二十年甲辰三月十有二日亥時
卒嘉靖六年丁亥三月十有四日辰時年四十有四
塟新北泉山之原

翰林院修撰蕭公與成行狀　林懷春

先生諱與成字宗樂號鐵峰潮縣人也在趙宋時有諱國梁者乾道中狀元以事出知漳州府卒葬于漳因家焉國梁生煜為左司郎中煜生洵為潮陽令潮之有蕭氏自洵始也洵生昭元昭元生規舉宋咸淳進士及第拜容州文學規生禦疾為巡海宣慰禦疾生唐福有隱操唐福生德俊辟茂才為程鄉學教諭德俊之六子曰星好善樂施大昌厥後星之長子曰正庚庚之次子曰鎰鎰之三子曰崑崑之三子曰廷圖號方齋立心制行有古人風事詳郡誌是為先生

父先生生而穎悟三歲即能記誦論語諸書十二歲能爲時文二十一歲爲正德癸酉與季父廷逵同舉廣東鄉薦居第一二十五歲丁丑中舒芬榜進士宰輔重其才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授國史檢討嘉靖改元上三宮徽號推封父方齋公如其官母郭氏爲孺人癸未同修　武廟實錄官錄成推賜白金文綺進官修撰承務郎乙酉冬方齋公卒于家丙戌訃至哀毀幾絕北歸杜門守制三年不見齒既免喪超然有終養之志人有勸其北上者先生訝曰嗟汝欲我再抱終天之恨邪子父母生予兄弟二人弟幼予以侍

齠齔下不及見父屬纘業已抱恨靡及今毋年且老斯何日也可弗愛而再爲萬里行耶是時巡臺諸公以先生年宦行高堪任重寄屢交章薦用促有司勸駕先生竟以病辭築精舍于城西題曰半間園有茂林脩竹水石魚鳥之趣先生素性坦夷不修邊幅每逢風日晴和具樽俎招良朋萬巾野服翱翔其間與客論文賦詩終日不厭嘗邀月與詩人吳開見其氣貌逈異前揖問曰君爲吳月山耶迎入禮待之談論達夕開歸語人曰先生陸華履要卿相可立待也而毅然勇退逍遙雲水間詎不難乎居家雅尚節儉人

以為先生在任日淺俸薄而詘于財耳後三子皆顯先生愈謙抑訓子弟以儉素恭謹為先常舉舜之故事以示曰華衣厚味身之灾也驕縱淫佚德之蠹也恭儉如某某則家世彌昌驕奢如某某則索然萎矣若輩當遠而戒之每招延師儒于家塾必謂其師曰讀書以體聖言行仁義為本徒拘拘于文藝間則末矣見世之役志記誦者歎曰是尚足為學乎譬之以薪投火焰熄而燼亦亡矣聞節義之士必誘掖而表揚之惟恐其淪沒也間嘗語諸子曰惟願汝曹立好心行好事做得一分是一分好人做得十分是十分

好人故先生之長子端蒙爲御史有聲次子端貴倅
延平有聲三子端升遊于吉水羅念菴之門其所就
昂然可望皆不愧先生之教者先生性孝友事太夫
人旦暮不離側或出遊必亟反曰得無使吾母倚閭
望乎有女弟某某太夫人心愛之歲時餽遺必使有
以當太夫人意稍不當則憾憾不自安季女弟早逝
爲之鞠其遺孤如已子太夫人喜曰是能善體我志
者先生之弟光祿君曰與潔者先生愛之至年五十
猶與同爨食凡所營創悉先生自爲不以煩光祿君
及諸子俱婚娶于是爲光祿君營宅第舉所創業均

授之光祿君以先生長有積勞且有六子而已子二不欲使二人者均六人者之業辭弗受先生諭之曰汝獨不念先君之愛汝猶我乎我但知弟與我一體耳不知其他辭讓弗決乃請命于太夫人太夫人命以十分之四授光祿君焉光祿君倜儻不羈素以詩字自豪乃先生則為之經畫其生事俾不至匱乏人曰光祿君之有蕭太史譬則魚之泳于淵而忘乎淵者矣其在家庭間怡怡齊齊非古今孝友事不以道恒嘆曰人不報本非孝也不睦族非仁也于是特建祠宇立蒸嘗田若干畝以祀其父方齋公又推父之

意割已租五十餘石以祀其高祖玉湖公又推母之意割租五十餘石以祀其外祖某公一念孝思無間于內外遠邇鄉之人至今常舉其事以為子孫勸曰汝獨不憶肅太史乎其為人所慕類如此先生家世為望族近以屬藩或不能一一皆閑于度乃先生益自謹飭躬禮讓為子弟先厚捐已貲率族人重拓大小宗祠致豎祀事俾諸人有所觀法復修譜牒行宗法以聯屬之族中有孤者貧者喪不能葬女不能嫁者多為之扶植或助以財或資以布無不得其歡心為先生待人甚厚而自待則甚廉往被命封靖江王

王餽贈倍常儀一無所受王疑先生不欲顯受之也乃以二酒卣納前物于中以餽先生竟不受又嘗有人持百數金與先生鬻海產者旣旬月懼無所贏利欲返原直度夙議不可或者傳以告先生曰吁是若輩命也若不得贏利則俯仰無資奈何以利我故而損若也卽召而還之鬻者欲分其二以謝竟郤不受其輕財利人類如此故先生家食三十餘年未嘗輕以一刺干郡司而通關節至人有寃抑不能伸理者無論親疎每爲之暴白如鄭世剛吳肇贇李光祐諸人被誣陷大辟先生前後悉爲白而出之比出而諸

人莫知也先生負振世之才抱濟世之志以太夫人老侍養于家而不得一施設會其子端蒙登進士由庶吉士改侍御史戒之曰御史面承 天子命得專制一方一方之休戚係焉必以簡詞訟察冤理枉爲能否則民將病矣故侍御君巡歷所至咸有惠民之政北之京復爲畫淵中民瘼六事令上之至鄉中有利益斯民事亦每每爲民出力不懈先是邑有俵革除地方虛糧數千石歲爲民累先生乃熟計從容白有司請以郡之廣濟橋鹺稅代焉迄今爲便邑城河南北通潮當河口處壅于泥沙舟者病焉先生爲言

于有司弗聽乃自出發直濬之邑中値大旱邑長吏禱雨不應鄉父老競來告先生曰天地鬼神詎忍憔悴我一邑哉或禱之不誠重罹雨師之怒耳先生乃齋沐率鄉人以禱即應嗣後邑有旱鄉人輒以請先生輒禱而輒應歲遇大饑先生奉太夫人命出粟米爲糜粥以給饑者有餓而至死者復收其骨瘞之邑城界大海舊有領設守禦歲久漸廢往遇海寇連巨艘數十薄城下幾不能支先生率鄉人設策捍禦賊夜自引去鄉人以此益慕先生事無大小必以告其加志于斯民雖見任者莫能過也故鄉人甚德之感

侍先生爲重焉生于弘治癸丑九月十二日卒嘉靖
丁巳五月三日年六十有五

東莆太史林大欽傳

林大春

余嘗歷觀自宋以來制科士至東莆太史歎曰嗚呼才不其難乎乃太史一朝崛起海隅受知當宁名動京師可謂奇士而論者乃不深惟本始徒以其年弗永勲業未就之故將并其人泯之以是靡所稱述於後世焉此其責宜在予矣於是爲之傳以廣之曰東莆者以里爲號大欽名敬夫其字也其先世與予俱出殷太師之後宋元之間始自閩遷海陽或居南桂或居東莆而在南桂者爲予族氏至太史始以對策入翰林爲展書官已退而里居故稱東莆太史也太

史生而穎敏幼嗜學家貧無書年十二三時嘗從其父如潮過書肆見眉山蘇氏嘉祐集心絕好之輒佇玩移日不能去頃之成誦已乃操筆爲文文絕似蘇翁長老先生咸器重焉會中道失怙家益貧獨與其母居常自備書給之閒頗交遊邑士人資其載籍以自廣由是旁通子史百家言揣摸曰此足以角當世之士矣嘉靖辛卯就試有司督學王公慎中得其文奇之以爲于巡按御史相與嘆曰是必大魁天下者其年果魁于鄉連舉進士及第如其言先是 天子臨軒賜對一時待問之士集于大廷者凡三百餘人

殿閣大臣第其文得孔生而下十二策以進而太史不與　上見而問曰是安得無特與者始以太史對　上遂大稱旨比制下中外莫不翕然以爲海內復有蘇子矣久之以母老疏乞歸養居東蕭山中築室以聚族人族人待而舉火者數十餘家而吉水羅念菴武進唐荊川復時時寓書潮州言學問事太史顧獨自負奇以爲儒者名論議而寡事實又繩趨尺步弗獲舒其志意乃遊寄意詩酒臺榭聲技之間自謂豪來其故所與遊謝生黃生之徒輒稍稍引去客至或與見其面其簡抗如此後母以天年終太史哀毀

踰歷及既葬歸道病竟卒天下聞而惜之論曰余嘗聞之謝生言吳侍御之知太史也實以李綱十事之對其辭直其事核至今讀之猶令人耿耿有誅奸諛泣忠憤之氣假令一日立朝即濟菴封事何足異者乃使之弗克見其用以歿亦可悲矣然太史故以好遊稱及既貴輒隱居自廢頗著嵇生之書忞東山之娛以致交遊却步語有之後宮盛飾則賢者隱處豈謂是歟豈謂是歟蓋予於是而益信才之難也

翰林修撰蓮塘王公庭譔墓表　馮琦

太史王公臥病京邸不佞數過訊之輒謝不見一日使使來招余余索騎而往見公于榻前相勞苦如平生則謂余曰何不敢以褻見長者意病且愈復相見今見公止于此矣敢以墓上片石累公余錯愕未能應公曰病甚不復多語公許我遂泣下喉咯咯有聲余俯而應曰諾涕漸漸承睫莫能仰視則趨而出越五日而公卒時爲辛卯三月廿六也嗟乎當其時諾不忍出於口今安忍執筆爲此文乎度終不可以已則取李侍御所爲狀稍論次之公名庭譔字敬

卿別號蓮塘陝西華州人也其先本營平人祖伯牙者官觀察副使謫監華州課稅遂家焉八世而至封公以太學生授學博舉四子長庭詩任湖廣布政使仲仰公叔庭謀為諸生名甚著季庭諭與公同舉進士關西衣冠之盛一時無與儷而長公官膳部郎翁受封如其官母楊為宜人云公生而敦敏少如成人一切玩好無所嗜喜讀書又不喜近代書好先秦兩漢之言弱冠舉于鄉庚辰成進士以廷對第三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閉關下帷大略如諸生明年更置史館時奉詔有撰述多美麗之文壬午以元

予生被勅命授階文林郎奉御書諭諸侯王便道省覲歸予舍十五日而膳部翁歿公踊而哭曰安用予爲以三年別而見止十五日乎哀毀過禮杖而後起葬構一室于華山之麓與其弟居焉讀禮之暇盡發篋中古人書伏而誦之已而庭諭亦卒公旦夕哭其父冢下小憩書舍則憶其弟復哭而返體駸駸病矣己亥服闋授原官丙戌分校禮闈所賞識多知名士即所置亦許隲其瑕瑜而次第之是年修大明會典丁亥書成陞修撰賜金幣尋予告以歸庚寅還闕下辛丑擢爲經筵講官公骨而豐下脩幹闊步儀觀

其偉少能飲酒不復問升斗自丁亥病遂止不復飲而備日益瘁血不華色所知皆望而憂之而公讀書吟咏自如也余嘗規之曰公所由病讀書飲酒兩端能止酒不能無讀書病何由愈公謝曰固也性不能廢書廢書則亦病病等耳無寧讀書辛卯元日病大作暴下如注臥榻兩月病垂絕嘆曰生不能報明主死不能見老母子罪也夫其配東孺人泣于榻下而訣絕公張目曰汝善自愛吾以老母兩弱子爲託汝豈以一病易沒身之託哉遂瞑時年三十八矣公有至性奉母孝事兄如嚴師弟死而無子以其子子之

子復死構所遺女入京師視之如其子請告時會大旱流民死者枕藉於路公盡散先所積穀以周之而出俸金掩其骼曰吾力不能給若枯骼無使爲鳥鳶食耳生平操行修潔慨慨有大志與人處坦夷眞致不爲纖趨小文率心所安而語無隱心亦無溢詞其爲文法司馬子長詩法杜少陵規撫大率類其叔祖悅野先生而於前輩中所服膺者無如洹上崔公以爲士要以意識爲主筆幌雖工無益也留意當世之務人物臧否以及邊防國計井井有條貫按累朝訓錄見沿革利弊先臣所建今可施行者輒手自記籍

之蹟未及極川然可謂有其意矣余向與公同直史館居又相近殆終十餘年未嘗見其妄語每相對使人懷抱傾竭卒之日詞林諸君皆爲大息流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諒哉

編修高公啓傳

李志光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生元丙子少警穎力學遂工於詩上窺建安下逮開元大曆以後則藐之天資秀敏故其發越特超詣擬鮑謝則似之法李杜則似之庖丁解牛肯綮迎刃千彙萬類規模同一軌山龍華蟲如其貴也象犀珠玉如其富也秋月冰壺如其清也夏姬王嬙如其麗也田文趙勝如其豪也鳴鶴翔雲如其逸也仍和陶韋大羹玄酒之味不闕二宋粟布之徵所謂前茵古人於曠代後冠來學於當時者矣東吳騷雅士悉推之無慊爲文尚氣多辯難攻擊之

僻誠之叠疊忘倦大抵以先聲掩其兼美張士誠有
浙右時若彥多從仕者啓獨挈家依外舅周仲達居
吳松江上敵詠終日以自適陪臣饒介之丁仲容輩
以詩自豪及見啓歎服啓尤好權略論事聳人聽故
與饒如投左契之交者若王彝楊基杜寅張憲張羽
尉遲王行宋克徐賁之徒皆不羈縻才爽邁有文談
辯華給倜然以爲天下無人一時武勇多下之明興
以某臣薦偕謝徽等剛於朝與脩元史授翰林國史
編脩官復命教授諸王久之推任喉舌之司待以不
次與徽等懇辭乞歸田里制可仍賜金以還復居江

上遨遊青丘甫里之墟始號槎軒又號青丘子銳志不少衰居幾何忽從故時一二俠入遊于邪適江夏魏觀爲郡老而好士延見王彝輩尤禮遇啓不得已亦爾爲容復強辭之歸故里殊悒悒不樂遂蹇連以沒年甫三十九嗟乎使啓少延則騷駸入曹劉李杜之域奚止此哉其詩頗稿藏於家未即顯刻富商陳寶生欲爲壽諸梓啓不許乃止凡傳錄而誦之者無不歆羨余與啓同里知其人爲詳故特爲傳庶貽不朽云先是啓嘗以史事爲國子祭酒魏觀屬官雅相知及觀守蘇爲徙居城中延問郡中政事得失後

見甚窘會親得罪逮坐死年甫三十有九啓身長七尺有文武才於書無所不讀尤粹於史其文喜辨擊馳驟上下精采奐發而詩尤號名家云

翰林院編修張公唯傳

睦樺

張唯者永豐人也寓南陽洪武六年以尚書舉第一是年　上開文華堂於禁中以爲儲材地詔擇解額內尙異者俾肄業其中唯等凡十有七人寔與選正月甲寅命題賦詩詩成稱旨唯等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賛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上謂曰昔苻堅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仍弓矢鞍馬恩禮甚厚濂輩雖司啓迪顧諸生皆

上所親敎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問詢及肄業進從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雋才請錄爲弟子員 上笑而許之三月 上命唯等各歸展墓皆擢監察御史以行尋還任其時同進者又有祥符王㫤河內李端洛陽張翀禮遇雖不及唯然侍從車駕應制被顧問未始異也

翰林院編修張公九韶傳

黃佐

張美和名九韶以字行江西清江人幼穎異年十三即能詩詞博通經史元末累舉不第洪武三年用薦爲縣學教諭十年召陞國子助教爲人篤實每教諸生必端坐不言有所請問徐徐應答不過一二語然義理明暢人深服之十一年遷翰林編修十三年四月戊子致仕　高皇帝親爲文賜之曰朕聞古之賢士莫不欲己行仁爲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皆著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而有功於後世以其德重而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

儒朋落無幾獨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
問古今典禮以沃朕心柰爾不任周旋所以命卿歸
老卿之去矣朕將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
然全其始終者罕矣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美和
博學精擇善於著書故宸翰及之所著有理學類
編八卷羣書備數十二卷及元史節要行於世

翰林院編脩程公濟傳　　　　鄭曉

程公濟朝邑人以明經為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公竊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公入仰面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公以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公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為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公姓

名正惟脫底得免公旨具之祭樣碑也以此准上諸將敗　建文君召公還京初公與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屬名節公好術數翔止公勿為此公不聽已而有兵事公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為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公同死公曰我願為智士也翔竟死之建文君急召公入問計公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為　建文君落髮公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免以公術竟得脫去相從數十年後莫知所終

翰林院編修楊公琪傳

楊琪字廷瑞上海人幼凝重穎敏過人讀書過目即成誦於其難疑不煩師資皆能自條析不爽于理文辭暢達有程度永樂丁酉以第一人舉于鄉明年登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久之以疾告歸卒琪性至孝以祖德亨從宦葬陝西之靈寶百方規畫卒返其柩于鄉祖母蔡臨終遺言用浮屠法火葬琪曰非治命也卒棺殮如禮一于早卒無後有二女武岡學正高博其外孫也

翰林院編修周與傳

周與字廷參其先汴人始祖宋團練使至元有仕南方者遂家華亭與少悟靜惟刻志問學及長書無不通而尤精于史至終卷默誦不遺廬陵孫鼎教授松江時門下有十才子與為首稱正統丁卯薦南畿役為之冠尋登進士除翰林編修丁內艱廬居三年足跡不一入城府亦未嘗以貧為戚一時輩流論行誼超卓同學拔貢者獨推與年四十六卒子佩泰甲科今刑部郎中致仕

翰林院編修戚公瀾紀事

餘姚戚瀾字文瀾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嘗詣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幘首袴褶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駭公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窻看之九人皆下馬旋同日若輩非柔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日去吾論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月吾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椅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號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有頃公卒後乘騎騰踔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雲

而滅後娶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
達官呵蹋入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瀾也昔與丘先
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爾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艘
片板無存可亟遷於岸夫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
未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
文莊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爲文祭之云
嗚呼文瀾剛勁之質豪放之氣高義激切直上薄乎
雲天巨眼空濶每下視乎塵世凡衆人之嗜欲舉不
足以動其中一時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時發驚筵
之辯藏否罔不稱情剛若罵坐之狂毀譽皆有所試

醉言無異於醒而折不違於背僕也於君若有宿契始落落以難合終偲偲而交勵柰何命與心違中道而遺老我後死於十二稘孰知冥冥之中猶有舊交之故老妻北來舟次江瀕夢中見報風濤將至預告以期使知趨避既而果然幸免顛躋嗚呼人傳君之爲神祗胥濤而享祀卽今所遇而驗之無乃兼司乎江湖之事由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故其死也乃見錄於上帝嗚呼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兄如弟推金石以爲盟刑雞犬而設誓頭角稍殊情態頓異實泥願則易交勢位判則相忌對面如九疑之擧

非去自千丈之下步步升竹繞分過諸塗則掩面而過宿曜未躍驂其門則膾口以剃過門不入室反爲操戈之卒落寞不援手忍擠下石之計親於其身也堤恤况伉儷平生爲人也尚然况易世乎嗚呼文溺生死無二心始終同一致不忝爲聰明正直之神眞可謂其遇特出之士緬想舊遊稠人廣會一飲百十鍾揮毫數千字故以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淚具別紙以焚燎執宿草以澆酹靈神如在來鑒於是不鄙世人之凡言特獻御陽之醉味尚享詩曰幽顯殊塗隔死生九原猶

有故人情曼卿眞作芙蓉主太白常留翰苑名念我
冥冥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愽
奕旗塲負舊盟

宋編修應奎墓表

劉定之

宋編修爾章以成化巳丑正月十日卒于長安右門外寓舍距其生宣德壬子四月十一日得年三十有八卒之日晨迎駕還自郊祀行慶成禮畢抵舍釋晉綬飭宴服將赴翼旦奉天殿廷宴復坐咏詩若將紀盛典者遽仆弗能語至夕卒噫可哀也爾章名應奎家吉水其三族皆顯盛大父越府長史子環父尚寶卿生皐洎爾章相繼登科其母胡文穆公光大女其妻長史同年友周文襄公忱外女孫爾章問學漸染有從自髫亂時予見危坐繩牀上鼓琴音調諧美及

長興趙乙科弗就丙戌春闈予持文衡得之選爲庶吉士予復被命敎習文辭月試內閣輒前列再更冬授編修其時陳莊靖公安簡與今官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公純道對酌去留得留院授職者甚少而吉郡惟爾章二公與予咸喜鄉郡後進能自拔于精汰中由其有源委故然焉文穆予邑老儒吳華案外孫爾章又文穆外孫予意爾章當大成遠到非但光其邑而已豈料其止此其可哀也

翰林院編修李君仁傑墓表

吳寬

君諱仁傑初字唐英後更字士英興化府莆田人也曾祖纘歷城縣主簿祖馨業儒不仕父煥雷州府學訓導嘗訓導公宦游嶺海間君留侍其祖母宋氏于家時尚幼已能盡孝養自力于學出則從師友質問歸則與其弟仁貴相講授學既成竟以書經魁天順三年鄉試成化八年會試禮部復在高等廷試得賜進士及第遂入翰林爲編修階承事郎未幾丁母林孺人憂服除還任三年考最賜勑進階文林郎而封爵其父母妻如制秋將滿而病卒矣年五十十二初君

疾病每旦猶朝或勸之少休其朝如故迨其劇乃已其謹畏如此君治經得其說從學者常數十人病且劇猶矻矻坐堂上爲諸生講解其精勤如此年踰四十卽治葬穴曰死者人之常他日不欲以後事累吾家也及是謂家人曰吾父不幸時家窶蕭然殆不能殮痛根至今未忘吾卽死殮無獨厚其明達而孝又如此嗚呼可謂賢已君性卞急少容亦惟其中介直不能矯飾以阿人意然至遇知友杯酒相屬談諧閒發歡如也自居京師未嘗一走要地請謁日則汛掃室廬彈琴投壺種花養魚以雅潔自適而已平居既

以經學爲業及門蒙指敎者輒取科第嘗一同考禮部士得人爲多其見於及人者僅如此

翰林院編修華公鎣墓志銘

李東陽

嗚呼伯瞻乃止是邪伯瞻質偉氣充才勃勃不可遏其志所期甚遠且大舉進士財三年官一命年二十有四而止悲夫初伯瞻從其父廷佐君居京師時未冠學于揚遂菴應寧與太原喬宇希大並價予見伯瞻書勢已逼人私喜吾湖南後來之傑蓋其在此及伯瞻舉鄉試第一連得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汪寅軒偕偕齊二公奉詔授業大見甄賞每附試與囊城石瑤邦彥相甲乙授官為編修予又喜曰此天所以玉其成也予與廷佐君同鄉又遂菴知己友故伯瞻

觀我厚至是又同署日益密每有作未始不出見見輒加進一二載間遂脫舉子習得古人蹊徑詞簡意達衆然成章予嘗以聞諸劉文安公者告之謂爲文必先博而後約收斂太早則其地無所容伯瞻以爲然然執不變意者天將遲其成故使至是哉使天畀有意焉則斯人者胡不姑涵育長養俾大有所就之爲愈也予益以慨人之才不易得且不易成也悲夫今年春廷佐君以常州知府人覲歸伯瞻已病秋益劇臥不見客予數往乃强見之怪其神茹然比得告猶具書致予曰欲且別顧得手書數通以歸書未成

而訃及予旣往哭之念無以慰其志者乃據邦彦所
著狀爲銘屬茆大書而刻之伯贍姓莘氏諱其名世
居蘄州以州學生舉生成化丁亥十月八日卒弘治
庚戌七月二十八日某月某日葬于州之某原

翰林院編修改齋王公恩墓志銘　　鄒守益

嘉靖甲申秋七月二十五日改齋王君以諫卒于位其配胡孺人忍死歸其喪伯兄恭仲兄思奉任太宜人命以季弟悊次子東為喪主越十有四年丁酉尚未克葬彭山季侯謂竹墟屠侯曰吾有司預有責焉乃檄縣庀葬其子矛謀曰是其可以閟于官卜吉縣東之蹊徑惏于十世祖孝子叔可之塋坎山離向以秋九月十八日襄事而虛其右以俟胡孺人孺人泣謂悊曰而兄所與游率海內豪杰然其密邇而存者宜莫若東廓子悊致其詞甚哀相與淚潸潸下志曰

改齋姓王氏諱思字宜學系出晉太傅導其家于吉
自南唐處州節度使諱崇文始其徙泰和自宋戶部
侍郎知諫院諱贄始世以儒有聲國初諱沂以儒行
徵說書授官不拜高祖諱伯貞知廣東瓊州府有遺
愛祠在瓊曾祖諱直少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端
有傳在國史祖諱稹好學篤行文貞楊公作說玉以
旌其德考諱俅歷官廣西知太平府孝友仁惠整菴
羅公銘之改齋生長詩禮中八歲能詩十歲能文弱
冠而舉于鄉是時豪爽自許廓如也及卒業南雍與
天下士磨礱手書矯輕警惰于座求信國文公像奉

以出入及遺外艱葬祭不愆于禮正德辛未第進士以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同列獨不爲應酬文字曰美其辭以悅人吾所不能悅人以美辭而眩是非吾所不敢先達嘉其志及授編修府有倖進爲臺諫所糾慨然乞別授日進以禮退以義君子律身自有定法若誘於利而合林於勢而殉如鄙夫何或咎其立異曰鄙夫非尚同也乎哉聞者咋舌去甲戌秋上封事以爲　孝宗敬皇帝之子惟　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　太廟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繼是

任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摧士氣召天變言甚切至謫潮州三河驛驛丞便道省母以二僮自隨郡守闕景韓書院居之一時俊傑咸從之游陽明王公鎮虔檄使贊軍議曰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難於趣時長才堪以濟用君感其知與李君子庸偕至尋寧藩變作攀裳宵赴軍門功成亟歸口不言勞庚辰冉入潮請業者益盛隨材曲就語亹亹不倦諸生傳錄而宗之 新天子改元召諸以直諫謫罷者咸復其位乃改齋自三河入翰林加從六品俸又錄寧庶人功帶支九品俸預修 先帝實錄同考癸未試事充經筵

諫官夙夜寅恭隱然負公輔望甲申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諍不報旣而文端公坐有水患得請改葬矣七月之望復預伏闕號諫下獄杖朝堂越十四日遂不起嗚其居不售無以爲殮公卿寮舊相率賻而殮之以歸歸之日送車塞道無不洟涕泣者無子壻鄉進士劉教緝其遺言多散軼得詩三卷文六卷語錄一卷傳于世年甫四十有四改齋資稟犖奇而充以學力視豐𨗼崇卑直如緰狗其之三河也夜半舟綱巨石繫石以坐浩歌達旦及杖以歸猶手書贈廣德詩遒勁如平時疾革妻女問所欲言止書思母二字

其於死生達矣夫復何憾方同志彙集嘗諷改齋墳
側室爲俎豆計改齋笑曰大丈夫當爲天下萬世所
俎豆戀戀於兒女子邪今果祠學宮如所言云東湖
吳公曰挺然其節似徂徠松温然其和似崑山玉涇
野呂公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蘧伯玉世
以爲確論

翰林院編脩王公相傳

張時徹

王相字懋賢鄞人生而穎慧絕倫少受家學輒奮勵誦習昕夕不懈稍長即沉酣經典鈎稽史氏而力殫於淵學吐英摛華樹聲藝林名隱隱起矣嘗授徒高錢山中每夜灼一燈琅琅誦不休饑則拾蹲鴟火而啗之或竟夕不瞑隣傭厭苦之竊議曰何物怪孽欲以是博官邪鬬之迄不為止正德丙子薦於鄉上春官不第卒業南雍大司成汪俊見其文奇之辛巳第進士選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愈自刮磨茹荼攻苦如寒士為文根柢六經而步武乎莊列每意至即伸紙

濡毫頃刻千餘言氣洶洶不斷碎之騁驥而下峻坂也諸學士先生曰奇哉士班馬不足爲也壬午授翰林編修甲申以議禮忤旨逮詔獄巳而廷杖過楚卒時年三十七有文集若干卷相素豪邁尚志節初甚英發中更爲和易外不置畛域而內井井無親疏貴賤皆爲推心焉其尤大者事親篤孝先意承志恒得其歡心家貧屢空晏如也諸生束修之饋不絲毫入私室里黨莫不稱之從弟杰與相師資勤苦力學舉丙戌進士任大名府推官嘗署府事輒濬沐兒河盡除貴戚之壅水爲利者民不病潦又嘗署開州民號

馬千乘者與厚貲爲饋輒發其奸宄之罪以治行稱

旣徵召而卒所著有經濟總論十卷

翰林院編修駱公文盛墓志銘

孫陞

吾友兩谿駱公蓋今之篤行君子云公諱文盛字質甫別號兩谿其先義烏人也宋烏程尉諱勉者徙家武康遂世爲武康人至我朝有處士諱銘者居鄉愼謹生子仕隆以科第起家歷官泰州知州仕隆生嘉仕爲大使嘉之仲子諱淵公父也倜儻好義鄉人重之後以公貴贈翰林院編修配唐太孺人於弘治丙辰八月五日生公自幼質厚才穎不類凡兒年十三喪父哀毁如成人弱冠補邑庠生善屬文蚤擅時譽正德己卯領浙江鄉薦嘉靖乙未舉進士閣大臣以

所對策高等十二篇進呈宸覽弁梓其文公與焉已
又　天子躬御文華殿命題授簡選進士三十人爲
庶吉士公名在選中皆異數也丁酉授翰林院編修
己亥使魯鄭諸藩饋遺秋毫弗受辛丑爲會試同考
官所取稱得人當是時四海靖謐明王右文吾同榜
官詞林者公年最長乃公與諸君子約歲時燕于公
堂分韻詠菊公各爲屬和詞采爛然盈卷稱一時勝
事焉公又與諸君子砥礪名行有過輒規雖海內以
高才自負者聞公言罔弗誠服其素行誠意感人如
此公性溫醇接人和遜其中則屹屹莫撓憤世嫉邪

歿憂過計嘗有浩然歸休之志不語諸妻子而以語
余及同館二三知厚者壬寅稱病得請還鄉果絕意
仕進構小墅於舍南棲息其中賦歸田諸詩更號侶
雲道人監司郡縣勸駕敦趨再三高卧不起事母唐
太孺人甚孝母亡哀毀如禮乃後過考妣忌辰素服
戚容邦事默坐以爲常處兄弟友愛彌篤聯絡宗族
鄉黨意義藹然片楮不入公門時與山人林叟遊覽
川登閒過從啜苦茗酌村醪徜徉終日而已值連歲
荒歉窈座典衣以給朝夕晏如也自歸田後未嘗寓
書京國舊遊顧於余迺問弗絕詞皆勖德獎善不爲

世僑寓晉癸丑余奉先夫人喪歸餘姚公已抱病觀鼓詞遺弔余衛厥山廬一切弗理戶外事然於公是亦通問弗絕甲寅冬族姪遊武康者歸云駱公九月十六日長逝矣余聞之泣下承賺及詢其詳云前三日接余手書病劇弗能誦命子鳴鑾代誦之歎曰吾負季泉嗟乎蓋棺事定駱公氷清蘗苦完德全名是則當時握手相許意何嘗負余哉但天負駱公耳公年僅五十有九而世之儉壬貪暴濟惡不才者或致苟延老壽悠悠彼蒼詎可問耶公與子鳴鑾訣令遵義淑躬勿屈匿希慕榮顯埀絕整衣衾誡勿焚楮

受聘可謂至死不亂者矣遠近交游聞公訃無不慟悼閭井俚夫即素弗識公面者亦爲之撫膺酸鼻卒未踰月而邑諸生鄉父老相率請諸令長關白督學使者祀公鄉賢祠天道福善不泯其在是哉公美鬚髯貌癯而骨清爲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婉切沖雅似唐人聲調有遺槁十二卷雜談二卷藏于家配費氏封孺人子男三鳴珂鳴球早世今惟鳴鑾在爲邑庠生文行不失世守孫男一仲華鳴鑾將以丙辰二月八日葬公石城山之東麓前期具狀過余泣述公遺言云墓銘必以托季泉嗟乎忍虛余友托哉余三

年廢替望今雖終制意猶耿耿而葬期甚迫也勉爲
之銘銘曰於昭駱公暫入詞垣旋歸丘壑其仕而寔
隱者耶家屢貲産心蘊道眞其貧而寔富者耶形窆
泉臺名留天壤其死而寔生者耶峨峨石城鬱鬱封
塋千祺靡窮必以余言爲足徵矣

翰林院編修歐齋羅公瑆墓志銘　陳昌積

嘉靖十七年戊戌　上以仁義並用策士歐齋羅君奉對首云臣聞有仁以育天下必有義以裁天下置論條悉甚當　上以義行仁之旨親擢爲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編修未幾遇郊慶覃恩進文林郎父貴州按察使毅軒公名其進通議大夫母康氏進封淑人妻楊氏封孺人一時朝紳咸羡其遇且謂其家有及第諸蓋歐齋生弘治癸丑是年其伯父吏部尚書整菴公以解元及第已未毅軒公與弟都憲西野公同登進士學行器業俱爲薦紳伯𨒪四十年而歐齋

紹之何其盛也歐齋名珵字邦珍曾祖某縣縣學訓導贈吏部侍郎祖栗齋公諱某國子助教累封吏部侍郎君幼負奇穎六歲隨父任讀書背已書外聽同館生所誦晚悉背念相抵戲稍長益攻苦博學乙經書子史粹語施諸文字根理據詞不煩繪削而意自足每試輒先多士未嘗以能驕人栗齋公以倫魁期之後累舉不偶愈益刻厲已而中甲午鄉試尋入太學盡交天下名士聞人有奇書必借覽手錄尤喜誦當代典章標所宜者于卷其學問務寔如此性謙愿甚被服書祖朴引朋行賢已者爲深分朋行亦忘其

爲顯陶公子也入翰林甫月會　上命詹翰詞臣各具册　天表以進啟齋文獨得體競傳　上用朱籤押置之案同僚亦稱其文有家軌奉命賚　宸翰諭魯德衡三藩每謁見亹亹爲陳　上仁睦天支之意三藩嘉各贈之金幣堅辭不受胥目送之曰是固羅飲水之子世廉不變耶蓋教軒公任運副時鹽貢私號曰羅飲水云居常念康淑人有疾欲乞歸養得淑人手報無恙不果庚子四月忽聞訃哭不下食衝暑奔喪至嘉禾驛夢與淑人會寤而痛哭不輟衰衣有血痕自是遘弱疾既即次勉治喪役致體羸見骨明

年五月疾更劇垂革之先三日屬其子僑曰吾父老在堂祿養未竟母在淺土未獲襄事吾罪深矣卽不諱葬我必後母卽葬必薄斂手足以自罰言訖旋正冠設椅危坐而卒年四十有九所著有歐齋集藏于家嗚呼君爲人質木莊厚似整菴廉恪剛果似毅軒雖峻直不能容人過然人有寸善輒揚不歇口職禁近擅文章干濟時謀猷常講論不倦此其志念遠矣竟未少見施設而死悲夫

翰林院編修楊公實卿墓志銘　　　陳講

嘉靖己未四月十有一日吾邑楊方洲太史以疾卒
卜十月廿有二日葬先壠三溪之麓射鄉進士方石
台率其姪生員義臣奉席主政九峰狀屬銘墓道先
一泉公之沒方洲屬予銘墓矣家世之詳具載志中
一泉公娶杜氏以正德乙丑六月十有四日生方洲
命名名賓卿其字別號方洲生而神異四歲時適祖
三溪翁坐之膝上口授詩書即成誦就家塾爲文作
賦歎句驚人鄉進士方山余公琫以理學文望汲引
後進試方洲詫曰此奇童也欲壻之不得薦試于先

達少保蘇山黃公尊曰邑後輩有人潼守梁公鼎較
七邑童生手其卷曰此鳳雛也薦于督學澄川王公
廷相立之坐隅難以經史答如響字其名曰本寔方
洲曰此鄉先生余憲副諱也跽謝不敢公愕然曰孺
子有此識哉遂補弟子員尚書盧公書菴爲遂尹較
其文曰吾關中康呂王馬不是過也書菴老于科舉
日與說關鍵肯綮故方洲雖高才文不越程度每試
如行雲流水清婉暢蔚不作險詞硬語以詭世觀者
自能奪目督學稱奇才如出一口張文定公以翰苑
宿儒服肄大益書院責其遠到戊子秋試出京官主

考舉第一人連朝陰晦至揭曉天晶日皦監臨侍御藏司馬公金喜曰此文明兆也紀之詩明年會試中春秋第一廷試以知人安民策士曰未及援筆萬言上覽之批云能守聖學以爲本此乃知要之說置一甲第三人 主上加意掄才親賜品題前此未有也授官翰林院編修諸公素所許可者至是咸驗尋聞太母夫人趙氏暨配劉氏訃至上疏奔歸西蜀大饑人相食方洲請于一泉翁兩試坊俶半給喪葬半賑三族人皆嘖嘖稱焉月年 一泉爲繼娶王氏北上復任 上重文臣補賜新刊大學衍義諸書無逸殿幽

風亭成方洲以經筵展書官得進講章賜宴西苑河南進白鵲文臣各獻頌獨方洲詩美不忘規　上優答之壬辰與文選張君庭分校春秋乃誓曰吾儕爲國求賢惟其才勿徒多取人以蹈宿弊後方洲所選中者不足乃以庭所選足之張子嘆服先是吾外舅元山文襄公督學貴陽王陽明公以部屬劾劉瑾謫龍場驛文襄聘居文明書院相與講定性主靜之旨有書札還往方洲紉覽之心解至是與同第羅念菴洪先程松溪文德泊陽明弟子歐陽南埜德魏水洲良弼薛中離侃結社講學雅契夙心一日夢以字紙

爲楷殘明日語南埜曰異哉夢乎吾終以文字沒溺
乎南埜曰是在吾子由是翻然務力行不欲專文藝
懸陽明像于璧羹牆如見是歲彗星之變下詔求言
方洲曰吾人講學正欲爲今日用豈徒口說耶上疏
曰臣聞天無心也人天地之心也人君之心民心之
所統會也天無心因人心之向背以爲順逆人心向
背係于君心之公私今日星變之故豈不從可推哉
極言公私喜怒之偏用人行政之失言過切直　上
不懌矯以緘忠答之令明言用人行政之寔人謂須
統詞請罪庶回　天怒方洲曰進言臣之心也今

聖明既許以言苟變初意不惟欺君且自欺其心也
遂上疏直言土木齋祀之繁痛斥奠人邵元節太常
陳道瀛之詭繆冢宰汪鋐武定侯郭勛之欺罔疏入
下詔獄鋐抗辯指爲故相楊廷和同族務置大辟學
士廖道南忌同邑元山席公官在其右令婢走其家
傳言指席學士主使且爲創疏稿飛語紛紛理官盆
嚴究意在元山也方洲曰納忠者平生所爲尚須人
主使耶屢加慘刑堅不可破理官無從究詰奏上愈
怒以同官文德斯夕交游侍郎黃宗明有疏論救並
逮詔獄出三臣對鞫以次辨析詞証懇怛理官及左

有無不感泣會　天怒少解上其獄謫二臣官有差
方洲戍瞿塘是獄初起舉朝人謂柄臣媢嫉如焚方
洲少年書生何力能支必至狼狽誣指釀成大獄人
人危恐方洲屹立如山百端搖撼不得理官取獄詞
方洲忍死數百言不許不徇曲盡情理同事程舜敷
詞婉切忠鯁優于疏章可謂威禍莫怵矣尚賴　天
子仁聖奸臣終莫敢誰何癸巳就戍所楚憲臣爲闢
靜暉書院多士雲從倡明正學是秋即奉詔致仕方
洲庶傷親之心時治具延一泉公素厚者列宴坐方
洲執爵行酒列歌舞恣笑謔以娛其親又親索色養

堂開內宴以招延諸親攜諸孫勸酹以爲常買近地
居三妹氏雖一飯未嘗不在側家身任之俾方石得
以專工所業與方洲諸門生均一陶冶方石完養益
粹守身如女子爲予所敬畏癸卯秋以春秋魁多士
方洲曰台吾親愛子也今可代吾以悅親矣津津喜
見眉宇二親先後沒痛毀幾殆殯葬寧過厚廬墓三
年長庚山有鵲巢兎犬相馴之異王氏沒乃起劉氏
于淺土合葬長庚山麓其他賙貧濟乏嫁娶孤兒寡
女不可殫述若買地改葬方山先生尤諸縉紳所頌
平生不飾崖岸雖鄉人亦由由然與處然和而介毅

而容閎達而密禮法自將夏不扇不浴朋友書札倉卒必親書家居二十年同年故人多在要地未嘗輕致一書問況其他乎兩京及本省薦章無慮數十疏皆以例格予私著論謂以方洲神敏機智當此四郊多壘使推轂有人授之内外之柄以應八面之酬其所自效要為一代名臣不誣卒之賈誼不返前席不通必有任其咎者于方洲何尤哉治西宅成與方石異居祿楊氏之業多方洲所置一日檢契券擇腴田以給方石方石曰弟得三溪祖田數畝足矣其餘兄劬勞經營弟何忍以受方洲曰吾止一子汝多男若

皆以子親之義臣得尤多也久之未決方洲艴然曰汝以兄爲僞讓耶弟事吾有年猶不亮其心何哉方石惴惴不敢出一語退而上書以鳴其心方洲就書再答數百言以解其惑由衷悲惻可一字一淚也方石不得已受其務託延親賓敦致宴席酌酒簪花標曰德及無窮恩同罔極方洲欣然就席極歡盡飲而罷衎衎如也嗚呼世有兄弟競產連年健訟忍付同氣爲溝中瘠者何限人心不死閒楊氏之風可泚顙矣倡諸縉紳作魚率會詩曰天地分明須此宴山川豈得少吾徒可占襟度矣又縛虎悲愁問彼蒼諸作

可爭雄太白軋樂天矣凡有作必視予屬和予蓋日鍛句鍊莫恃其一句者所著多不留稿僅存猶及編視權對言庚辛集及詩文四十卷貯藏家笥歲當會試方石以兄疾不欲舍去方洲曰汝行吾自息心勿藥矣送之登舟共宿戀戀泣別一日顧予病榻予曰昨日者談令器星命他日可出入將相方洲曰彼却言予不利也予謂有子如是可償公平生缺陷世界復他念乎殆諷之也不意言猶在耳所謂不利者遽至此耶不諱前二日語篤友宋子中曰吾死矣夫所以忍死者待台弟至也既而訪諸道路歸期尚未明

日整冠斂手而逝得年五十有五

翰林院編脩楊公實卿墓志銘　　羅洪先

西蜀擅俊爽秀異之產故發解者多有聞於時方洲楊君名實卿年二十有四舉四川鄉試第一明年試大廷　今上親擢一甲第三人官翰林編修無何故鄉大疫而祖三溪翁及妻劉相繼卒請告歸省明年還朝充經筵官例得賜書幽風亭成進講章與賜宴又例進白鵲詩多諷語壬辰會試爲同考試官務在得人不必已出咸服其度是秋彗見應詔極論用人行政之道本於喜怒疏入　上疑意有所指令具實

對衆謂宜伏辜引謝君氣故豪視人多不當己且鄙引謝爲巽軟直據所見覆奏語侵用事寵幸諸臣有旨下詔獄問佐使安在刑訊垂死無一言他及主獄計窮度同官程君文德與厚善將追拷之會兵部侍郎黃君宗明上言論救遂俱見逮君懼連坐二人每料必自誓力爭不屈　上怒尋解獄成謫戍瞿塘歲餘得釋旋予致仕君旣負豪爽自及第至被謫未及三年不得封懽二親無以歡過節序稱觴集客務極所欲且治室廬列歌舞娛其耳目而士大夫不知者顧以爲誇君方及時縱志惟恐不足莫然人言瑣瑣

為何弟台故善事君君友愛特甚用君之學舉鄉試
魁而三妹適士人復懼二嫂將有離憂即市舍旁地
爲屋三區別割產均給之俾得數奉朝夕後盡讓已
田宅膏䑃者於台曰汝子多於我非此不能立也而
三族待以舉火婚嫁者又甚衆養其妻劉之家如其
妹其他舉義周急歸死殯而全孤嫠無問貴賤費出
不貲此在他人固皆甚難君遇之一語立就性耐勞
不憚遠役至忤已者即訢詈及門一無所省盡其才
豁略脫灑意至輒行動無拘滯而又善於用情故能
周愛若此歲中爲逵屢矣然未嘗一書與人間與者

後結社賦詩笑謔睨若不知有人世至論天下事往
往剖截直易靡所顧忌其力詠若足以勝之所爲詩
文稱其爲人下筆如注有千里莫禦之勢絕不能組
織崖岸突兀語所著有猶及編觀權野言庚辛集及
諸稿四十卷嘗自謂得之沉思而出以率易舉是槩
平生宜亦略可睹也憶君早慧爲先輩余君所奇補
諸生督學王公廷相嘗其文比及第程君與予三人
故聯名君少予纔一歲是時　上親覽諸試策手賜
獎語一時公卿侈爲稀事每相期必有以報　天子
而紹與良知之學初聞于予予亦數數言之獨君心

哭時執薛君佩歐陽君德問所以一夕予已寢君扣門執燭日吾適有悟思決於君若不能終夕者其意與物勃勃類此相聚不四月而別當行戌僅聚數日而程君坐前事竟外謫其後稍起至吏部侍郎罷去予在朝之跡頗與君同別一十七年而君卒未幾程君亦不起余幸存顧病衰無能少進即後死何益矣明年台以訃來且索銘曰沒時意所屬也嗚呼君即不言吾能嘿乎以君才力志學有不成乎至于今吾三人夙所期者何似其尚可追否乎嗚呼忍不爲銘以志予悲楊氏本楚孝感人避元亂入蜀居遂寧幾傳

爲思寧思寧生友德友德生萬全萬全生時景即三
溪翁翁生洪江娶杜氏是生君比沒葬長庚山君與
台嘗廬其側免喪而病作卒嘉靖巳未距生弘治乙
丑壽五十有五配劉氏繼王氏皆先卒劉一女適某
側室蔡氏白氏蘇氏一子義臣縣諸生娶王氏參政
嘉賓女四女適某某某皆士人子一尚幼義臣將以某
月日葬君東坪之原而二配墓在長庚山右銘曰初
交久睽忽悼絕也道廣車馳孰摧折也志壯且衰今
古則也後死何期我心懮也積惠有遺文聲揭也考
履列辭石不可滅也

王太史立道傳

王維楨

王太史者無錫人也名立道字懋中舉嘉靖乙未進士已選爲翰林吉士是歲　天子躬御文華殿授簡命題校第諸進士乃得選者三十人而關中人王維楨在其中時李文康公在内閣月試吉士凡兩而顧文康公與教書李公文尚溫夷爾雅詩婉切乃懋中文即溫夷爾雅詩婉切適與㕘合一試輒冠吾曹再試再冠又再試又冠如此至五而顧公又數數稱譽之由此顯名楨竟試與懋中同案懋中見楨作至閣次則恒獨居役爲嘆之已規曰子第易子手即可前

不易不前也乃楨固不易其後懋中投編修楨亦爲檢討懋中旣爲編修列史職稱曰夫太史之官立爲其志一代之故集古先之鑒也乃吾今守其事矣隘而罔識闕而弗修如職何于是卜僻遠居盡括古墳籍刺取今事大者皆牒記客時過其門每見其下揵也蓋自其爲士時日坐一小樓連數旬不下即宗黨造者莫得睹其面則耽嗜讀書其天性也後十二歲爲嘉靖丁未太史自告起還翰林相見亟稱歐陽永叔之文粹固須法詩談唐張司業劉隨州以爲質而近及索其自作讀之果皆似爲人靜定沉篤茂世俗

靡靡之好既乃贖故邸復楗門著述如曩時不輟居無何太史病肺楨說之輟業已察其面霜白兩頰銷縮骨稜稜出又說之歸太史于是遂疏歸太史號堯衢頃改海樵語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錫山也將賤斧伐林于海之側羣樵人徜徉足終吾年吾晉與雲霄冠珮絕矣疏上未報而太史卒卽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八耳父曰九岩以禮部郎中自兒家居太史居在京師遇一果一肉之珍不輒食必函致九岩公爲書訊其親必盥手焚香乃始書書就合消封至不勝其孝如此與人交雖簡嘿寡合然心

依忠厚得一善必揚之人過則口愎愎不忍道一詞也是皆足不死乃顧死天道誠遠哉太史美髭髯豐頤及膺貌癯而骨清日者咸指爲奇將齊致顯融綿綿久也今若此則人相石室之篇誣邪能潮張公者太史舉主也病數自來視卒哭之哀曰王生好讀書竟坐是死諸大夫聞者咸爲嘅惜曰才人死矣始與太史同選者今在京若干人既會哭其邸櫬還又送之郊踰年而楨爲作傳太史有二子一孺人唐氏出唐氏永州太守有懷公之女荆川太史之妹先三年卒王維楨曰余甚悲太史亡而靡有憾焉孔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太史病且革予入省其臥內見側案有劄取視之則自記病起加減除日次予問記何爲曰以自吾親令寬之勿繫戚病子也會又　孝烈皇后甍太史自枕上加素冠曰卽一日不死猶爲朝臣安可以病廢儀嗟乎由二事觀之孔所謂聞道者非邪死可哉死可哉世以壽命終者豈少乎若其罔罔泯泯誠何以死哉

翰林院編修東塘公先生墓志銘　　于愼行

太史公東塘先生以萬曆癸未南遷卒於滁陽館舍明年卜葬祖兆子鼐請銘于生曰嗟乎予則忍銘太史與日東方人士闕於詞林之籍二十年矣乙丑而得沈司成先生戊辰而予濫竽辛未而得太史蓋三生偕計吏同也里人詡以爲盛乃其遊亦甚歡焉今司成太史皆已矣予何忍銘按狀東塘先生諱家臣字共甫其先蓋脩公爲公衍之後世居瑯琊至宋宣和中徙青之蒙陰家焉七世祖毅宣德中爲廣宗丞毅生評評有二子其一曰固始丞恕恕生勉仁仕至

都御史其一日忠忠生景仁封工部員外郎景仁生
中憲公諱躋奎仕至廣西按察司副使中憲公生文
林公諱一栽仕至興濟知縣封翰林院編脩先生其
元子也先生聰悟絕人垂髫受書中憲公親督課之
日誦數千萬言長而從中憲公仕涉吳楚絕江漢而
南至於百粤周覽山川閱見日廣歸則補博士弟子
諸齊魯閒儒宿咸謝不及也嘉靖辛酉舉山東省試
第二隆慶辛未第進士高等以才選庶吉士讀書中
秘每試輒右諸相公熟其志業咸器重之萬曆癸酉
授翰林院編脩值　上登極覃恩封文林郎公知先

生官毋封孺人無何以毋孺人憂歸丙子服闋階充會典纂修官其明年丁丑分試南宮得儁者多奏進世皇實錄以校閱勞賜白金文綺無何以文林公憂歸時中憲公在堂年九十高矣曾玄五世聚食以數百指先生爲家孫仰奉大父俯聯羣從一如文林公時無何承中憲公服三年闋而詣闕以辛巳大察當謫授山西澤州判官以去先生在禁近不事奥貴疏於將迎及江陵公奪情與中二太史上書先生善二太史江陵公曰公生得無有疵二太史與出潞河先生送予孫送焉偵者報狀以是著睚眦不能解又

其爲請逸及於適然先生不自失也既至上黨日坐曹決事無少鞅鞅來帶謁大吏視諸佐史大吏咸不自安使門下謝罷太史居半歲乃遷爲廣平府推官讞獄移持大體不爲小苛癸未大計部使上羣吏治行豫以所刺察請先生實狀先生曰某尚不知其人何知長短竟不實狀御史按吏民以謝刺罷文法多所寃濫先生白御史罷之御史莫喻也已而詔書禁如先生指乃服其識故相既敗人情洶洶不自安先生奏記河中公曰今日之事去其太甚而已河中公深許其言以爲明達國體頃之擢南京戸部主事先

生故少病然體頗豐盈不耐勞暑以六月南行至滁陽道溺痘發背數日遂不起聞者悲之先生自上世以來代有簪紱及大父益顯文林公仕爲吏而先生與伸父一揚相繼舉進士諸弟子斌斌多文雅渊青之間慕公氏家世福澤以爲冠冕乃不謂先生留滯也先生爲人坦夷闊落不爲城府與人多情誼尤好延接寒士能周其緩急四方遊客爭誦慕之天性孝友篤於内行文林公晚歲病風痺在牀先生從一僕日侍左右寒暑不離仲弟家幹病先生與同臥起調湯藥數年沒則以一子爲後子亡又一子繼之子又

亡乃已每臨弟墓滞泣交頤哀動左右才識敏練諳於世故談事娓娓如懸河即老吏長年無以難也博及羣書於諸子百家無不涉獵至六書樂律天文醫卜之術皆鉤其要指而不以自名其爲文辭歌詩風骨儁逸生納羣言而不事模擬見世之工文者雕鏤寸琯妄意園能常薄而笑之蓋閎文博物儁儒也得年五十一歲卒之幾年邑諸生請於部使俎豆學宮矣配李氏勑封孺人子二長乘次乘二子皆有文聲而學使蹇公品三齊名士數人以乘爲最云予生日諺有之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予嘗鄙樸其

言以爲士貴自致耳何言遇乎以今觀公太史信焉予悲太史以彼其材令少俛仰時俗以中貴人長者何不可至而太史直薄不爲倘所謂遇合天乎人耶志稱齊俗舒緩闊達而好經術故仕者上自操持不上逢世太史之不究有以也夫

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一終